

雍正上諭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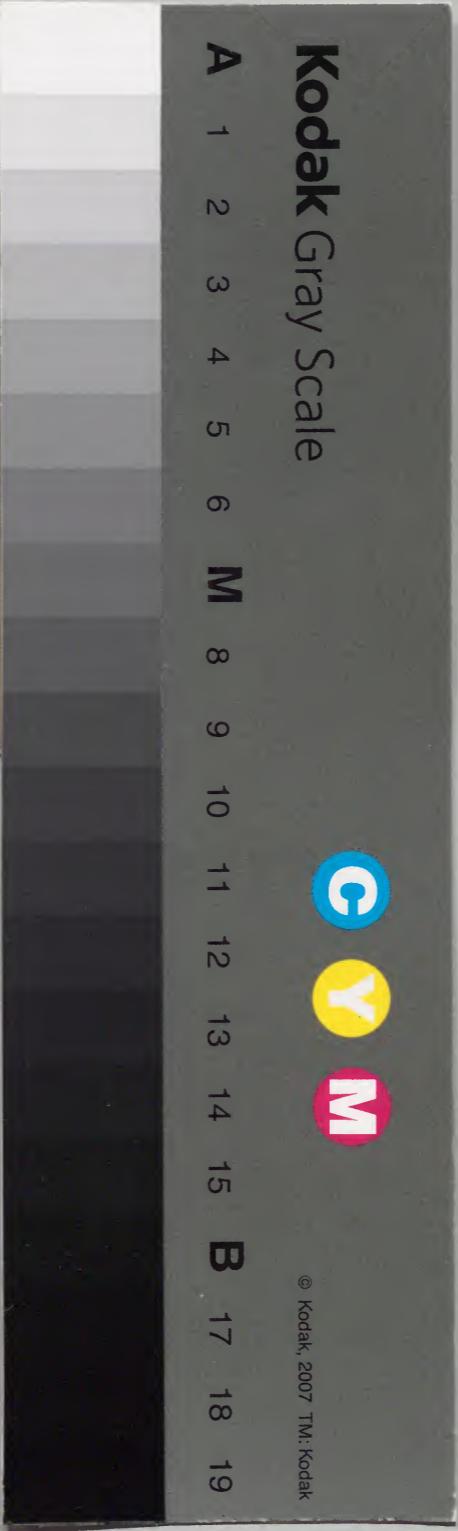
五年正月  
閏三月



漢書門			
二	四	五	五
四	七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八	一	書	
七	二		
函	二		
二	四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3
冊數		24 ( 9 )
函號		287 16



雍正五年正月

上諭二十四道

初一日

諭理藩院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念

皇考六十餘年寵錫優待養育之大德深恩凡事誠心爲  
我

皇考宣力報効及朕卽位以來衆蒙古等仍如我

皇考之時一心誠敬宣力報効從前我

皇考以蒙古等居心誠恪忠直降

旨嘉獎之處甚多此可見

皇考之睿鑒一毫不爽今兩年以來凡齊集行禮之處朕

甚嘉悅優待雖事關國家大禮理所當然但衆蒙古誠心事朕仍如我

皇考之時其傾心感恩之意發於容貌辭色之間朕心甚爲嘉悅將此傳諭蒙古王等知之

初六日諸王大臣以黃河澄清爲

聖主上瑞奏請

陞殿受賀奉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所奏以黃河澄清公請陞殿行慶賀禮朕思

上天之錫福降災卽如人君之賞罰也若

上天嘉佑示以休徵而承之者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爲災矣若

上天譴責示以咎徵而承之者戒慎恐懼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爲福矣天人感應捷於影響視其人之自取而天心仁愛雷霆雨露均屬成就之恩一如君臣上下之間用賞用罰無非曲成之使其遷善改過也朕事

皇考四十餘年當時凡遇

聖諭訓責嘉獎恩寵此心皆以恐懼儆惕處之一念愚誠深蒙

皇考垂鑒御極以後事

天之心卽當日事

皇考之心也乃數年之中休徵疊見難以悉數稽諸史冊

咸稱福慶而朕受寵若驚不以爲喜實以爲懼蓋恐前此之受貺無因而後此不能仰副也惟有君臣益加勉勗一德一心恭承

天眷昔

皇考臨御初年偶有一二災禔之事此特兆三逆之變亂由於氣數使然而

皇考朝乾夕惕誠敬交孚是以感格

上蒼錫以多福四海寧謐曆數綿長此天道彰明較著者也朕卽位以來敷政宣猷豈足當

上天嘉貺惟有孝敬思慕

皇考之心實爲誠切或者仰邀

皇考昭察代籲

昊天默祈福祐從前疊賜嘉祥今又有河清之瑞蓋許其已往而勉其將來也朕祇承之下益深敬畏黽勉不遑若允行慶賀則沿襲頌美之虛文大非朕戒儆之素志矣旣蒙

皇考錫以希有之瑞應告祭

景陵申朕感激惶悚之誠至於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朕勅諭河臣悉心修築今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越三日卽有河清之應具見

河神福國佑民功用顯著宜崇祀典以答神庥該部察例具奏至所請陞殿受賀不必行

初七日

諭八旗護軍統領前鋒統領等前鋒校護軍校前鋒護軍內有人材可用品行端方及勤謹誠實者上三旗每旗揀選護軍二百名護軍校二十員下五旗每旗揀選護軍一百五十名護軍校十五員兩翼每翼揀選前鋒二百名前鋒校二十員著各該管叅領前鋒校護軍校等秉公據實呈明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如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大臣等各有所知亦著公同秉公揀選先定之旗分卽行奏聞此次揀選勿論佐領亦不可止論其弓馬

初八日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勦撫峒賊奉

上諭賊番金格等依恃險僻肆行不法以劫奪爲生且煽惑普雄一帶番苗負嵎抗拒爲地方百姓之害其來久矣當日岳昇龍年羹堯亦曾奏請用兵征勦皆未擒獲渠魁使兇苗革心革面前歲因賊蠻阿底加巴等搶奪不法遊擊蘇凱差遣兵丁追捕賊衆聞風遠颺該弁將阿租之父姑姑踢打身死阿租遂與其叔金格挾仇報怨夤夜聚衆劫擄鐵廠民人又將營兵魏國臣綁去砍死以祭姑姑似此兇惡性成干犯法紀斷難寬貸是以朕允地方督撫提鎮之請令建昌總兵趙儒化林協副將張成隆等率領漢土官兵前往相機勦撫岳鍾琪悉心經理調度有方趙儒張

成隆勇敢當先奉行得宜在事官兵當寒天冰雪之時不避險阻奮勇効力直抵普雄地方今據岳鍾琪奏報寨峒賊衆咸知畏威懷德悉就勦撫將賊首金格阿租關壽三人擒獲投獻等語渠魁旣已伏辜其餘黨再加詳悉料理安插則從此番地寧謐居民安堵甚屬可嘉岳鍾琪著該部議敘在事官員兵丁俱應加恩議敘賞賚著該部定議具奏

初十日

諭諸王大臣朕每逢祭祀天氣必和霽去年冬至祭

天正降瑞雪今日祭

太廟又有微雪可爲豐稔之兆此皆

天心默佑朕躬故於祭祀之日示以休徵朕心不勝忻慰

然

天庥滋至人事益不可怠朕又不勝兢惕也爾諸臣其共勉之

十二日

諭戶部聞江西倉儲虧空甚多現今正在清查向來倉穀舊例存七糶三原爲青黃不接之時用以接濟民食今裴率度因各州縣虧空竟將此爲那補遮掩之計若仍聽其存糶則盤查難於清楚著從雍正五年將糶三之例暫行停止俟各州縣倉穀查清之後奏聞再行

十三日諸王大臣奏賀黃河澄清再請  
陞殿行禮奉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兩旬  
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陞殿慶賀朕嘗言天下至大  
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身所能經理必賴內外臣工  
協力贊襄然後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涼德  
之主而下皆臯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  
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皆共工  
驩兜之輩則耳目股肱無所資藉政務亦必至於廢  
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爲要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爲  
先此一定之理也朕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  
之念然必賴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  
實政實效及於吏治民生方可以感

天和而錫繁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事事躬親  
辦理之也今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疊賜嘉祥茲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推天人感  
應之理自非無因當由內外臣工能體朕宵衣旰食  
之懷洗陽奉陰違之習分猷効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茲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思之人事  
甫修僅有數端之善卽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倘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其獲福又當何如或由此而侈然自足怠惰前修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慎乎可不懼乎况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儆所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君臣之間實屬一體

上天

皇考既垂訓於朕朕卽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既錫福於朕朕卽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官自大學士尚書以下主事以上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

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叅領以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武官自將軍提鎮以下叅將以上俱著加一級其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恩之處著宗人府議奏自茲以往內外臣工當益加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濟矢勤矢慎秉公去私凜天鑒之匪遙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勿替矣勉之勉之

十四日奉

上諭太常寺無養廉之項

先農壇地租銀兩不必於修理



壇  
先農壇牆垣支用著賞給太常寺爲養廉再各處修理  
廟事宜從前俱著工部修理嗣後如有應行修理之處  
或令太常寺會同工部官員估計交與太常寺修理  
或卽交與太常寺估計具題修理其動用何處錢糧  
並應於何處奏銷之處大學士會同太常寺議奏

十五日奉

上諭向因年羹堯狂悖妄亂結黨肆行法難寬宥朕出  
於不得已將伊治罪又恐其黨援固結不散若將年  
羹堯諸子留在京師或彼此暗相比附又生事端深  
屬未便故將伊等徙居邊遠之地曾有旨遇赦不赦  
今見年羹堯正法之後伊平日同黨之人實皆悔過  
解散已無一人比附之者蓋年羹堯之結黨爲時尙  
淺是以易於解散非如阿其那塞思黑蘇努阿靈阿  
鄂倫岱等之黨固結甚深如膠如漆牢不可破也凡  
屬匪黨若恃強不肯解散者朕立志必加誅戮斷不  
寬宥以整飭綱紀除國家之大害此皆伊等自取朕  
何容心伊等若肯實心悔過解散黨與朕卽開恩寬  
宥矣今年羹堯之黨旣散而當日平定青海伊亦著  
有功績著將伊子遠徙邊省者俱赦回交與年遐齡  
管束以示朕格外恩宥之至意

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所貯倉穀原備歉年賑濟之用實百姓性命

所關地方官員虧空倉穀者較之虧空銀兩其罪更爲重大是以朕卽位以來時刻以倉儲爲念總爲民命起見也雍正元年特頒諭旨令各省州縣於三年之內將所虧倉穀悉行買補務期足數違者重治其罪嗣又屢頒諭旨諄諄申飭並諭各該督撫若所屬地方有不能如期補足情由亦據實陳奏乃江西巡撫裴率度奏稱江西倉穀俱已補足並無虧缺且有數人在朕前稱江西乃產米之鄉不必多貯穀石應將江西現貯之穀酌量減數糶賣者今據邁柱摺奏現在查出江西州縣倉穀虧空甚多是裴率度所奏顯屬徇隱欺罔而從前之奏稱江西穀石當發糶者想皆受裴率度之囑託欲借此以掩蓋江西倉穀之虧空耳又據邁柱奏稱現在清查倉糧請將存七糶三之例暫行停止庶免朦混等語據此則江西從前之存七糶三不過借百姓之名以爲掩飾官員虧空之計非真有出陳易新之事也裴率度身任封疆大臣爲百姓所倚賴而忍以百姓性命所關之物化爲子虛使屬官得其利百姓居其名有是理乎原任布政使張楷陳安策職司錢穀乃敢扶同欺隱以致倉儲虧缺若此從前裴率度奏摺力薦張楷陳安策而張楷陳安策來京陛見亦極口稱贊裴率度似此明係彼此徇情比附袒護屬員盜虛名而貽實患甚屬

可惡陳安策著革職與張楷一同鎖解發往江西交  
與邁柱伊都立將虧空情由嚴加審訊裴粹度亦著  
革職與伊等質審務將虧空之項徹底明白清楚倘  
張楷陳安策裴粹度仍然欺隱含糊不得清結定將  
伊等在江西地方正法以爲私動倉儲輕視民命者  
之戒裴粹度張楷之居官因循苟且一味求悅於人  
故稱贊之者甚多卽如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也而其  
實則事事廢弛於察吏安民之道全無裨益若田文  
鏡之居官杜絕私情不肯取悅於衆故謗議之者甚  
多卽如卽墨大夫之毀言日至也而其實則事事整  
理於察吏安民之道大有裨益朕欲澄清吏治又安  
民生故於公私毀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  
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內外諸  
臣其共勉之

又

諭戶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乙巳綱商人呈  
稱感戴皇恩撫恤鹽豐課裕家足戶盈情愿公捐銀  
二十四萬兩以充公用以達微忱等語朕軫恤衆商  
是以減除浮費加添鹽斤種種施恩之處無非欲使  
衆商均沾利益資本饒裕並不計其感激報効也伊  
等上年公捐銀兩朕因其旣已捐出難於退還故令  
卽於本地建立鹽義倉以裕積貯備地方之用今伊

等又復公捐大非朕意但據噶爾泰所奏衆商情詞懇切著將此項銀兩令衆商各暫行存貯將來遇有公事動用之處再候諭旨或將此項任伊等資生利息亦從其便向後不必再捐又據噶爾泰奏稱衆商備伊公務銀八萬兩今一併交庫等語此係噶爾泰應得之項若有需用之處聽其自行支用伊若不接受任其退還衆商朕不收受聞得煎鹽竈戶皆居住濱海之地離城最遠一遇歉收之歲覓食維艱若遠赴鹽義倉領取米石恐窮民多往返之勞朕意應計地之遠近人之多寡酌立數倉於近竈之地積貯米穀以備貧苦竈戶一時緩急之用令誠實商人經管其事若遇歉歲卽以此爲賑貸之資濟其困乏著噶爾泰悉心經理卽於乙巳綱商人公捐銀兩內酌量動用若干以爲建倉積穀之費並遴選商人管理務期實有裨益

又奉

上諭江西之民性情忠厚風俗淳良冠於他省且文風亦好朕甚嘉之數年以來該省大吏朕皆擇安靜和平者簡用之意欲使地方享無事之福也不料裴率度張楷陳安策等負朕簡用之恩徇庇屬員輕忽民命將倉儲緊要之項悉聽官吏侵漁且借存七糶三之例以爲遮飾虧空之計使民居其名而官飽其利

且使良善之民受貪劣官員之累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朕已遣清正大臣查出種種弊端又揀選州縣數十員命往將虧空倉穀之員悉行更換俾得徹底澄清方可以裕民食而除後患江西百姓須知朕愛養民生之至意倘有不肖官員因虧空敗露而捏稱民欠者爾百姓卽赴上司告理切勿爲其所愚使劣員得以漏網無以懲戒將來倘新任州縣官員私徇情面接受交代將虧空隱瞞經朕察出定將接受之員正法伊都立素性和平故用爲江西巡撫但其爲人軟弱好沽虛名朕知其不能清查倉穀之虧空故特交與邁柱辦理若伊都立稍有掣肘沽名取悅於人之處朕必重治其罪邁柱辦理此事秉公盡心甚屬可嘉深得大臣之體著將此曉諭江西官民知之

又奉

上諭從前奉天將軍蘇努等深負

**皇**考委用之恩於任內之事漫不經心內懷狡詐貌爲好人沽取虛名將朝廷法紀滿洲制度盡行廢棄侵蝕庫帑虧空倉糧種種罪惡不可枚舉朕卽位以來雖悉心竭力整飭修治於今五年尙毫無就緒頃據噶爾弼奏稱盛京城內所有駐防兵丁六千名節年俱各搬移城外或百里或五六十里居住等語駐防地方之兵丁聽其散處僻遠有此理乎此事關係甚重

皆由蘇努肆意擾亂國政嵩祝唐保住甘爲蘇努犬馬曲意效尤所以二十年來流弊一至於此伊等之罪至爲深重盛京乃

太祖

太宗開基之地逼近

福陵

昭陵關係甚鉅著將蘇努家產交與嵩祝唐保住查明再儘伊等所有貲財俱帶往盛京以爲兵丁搬移入城之費如有應交與都統之處卽著交與都統領伊等効力贖罪六千名兵丁縱不能盡行搬移但搬移二三千名伊等之罪惡亦可少輕若不悉心効力定將

伊二人正法

又奉

上諭據傅敏憲德奏稱鄭任鑰在布政使任內時爲伊戚林西周代詳督撫得受販賣硝磺銀一千餘兩等語鄭任鑰在學政任內頗有清名爲巡撫時聞說於應得之項亦不收受鄭任鑰旣能邀此虛名朕亦不必詳察其真實今觀傅敏等所奏以硝磺違禁之物且湖廣地方苗獠雜處例禁更嚴而鄭任鑰身爲封疆大臣縱其私人犯禁取利是鄭任鑰之爲人於人所共知之處則強制不取以沽清廉之名而於人所不知之處則暗中巧取以遂其營私之實况干法漁

利至於如此不知清廉之官當如是否耶彼意在於名實兼收而不知其終歸敗露小人枉爲小人而已又如湖廣社倉一項楊宗仁殫心經理勸導百姓勉力公捐以裕積貯而鄭任鑰身爲巡撫徇庇屬員聽其侵漁置之不問以致民間辛苦蓄積之物皆化爲烏有但知取悅於屬員不顧民生之緩急尙得謂之愛養斯民乎以上情由著鄭任鑰明白回奏

又湖廣總督傅敏等摺奏鄭任鑰違禁私賣硝磺臣等受恩深重不敢徇隱奉

上諭所奏甚屬可嘉凡事皆當如此據實入告方可以振數百年之頽風若以此爲嚴刻以此爲攻發人之隱私而互相蒙隱則私弊何日得絕吏治何由能清至奏稱受恩深重不敢徇隱等語所見甚爲狹小凡屬臣工皆當存如是秉公之心行如是報國之事豈問受恩之輕重乎所叅著該督撫嚴察議奏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內外文武官員虧空甚多我

聖祖仁皇帝深知其弊屢降

諭旨諄諄戒飭祇以

聖心仁慈寬大不忍加誅冀其悛改乃伊等不知感激天恩反至肆行無忌日積月累虧空之數愈多朕卽位以來念此虧空之項關係國帑朕爲天下主豈能以國

家一定之經費任貪官污吏之侵漁令小人藐視國法可乎且聞貪婪之員平日侵蝕國帑而於被叅之後則將所有貲財或藏匿於衙署或送歸於鄉里或分寄於宗族親黨之家及接任官查出虧空則故作貧窶之狀希冀遷延數年援家產盡絕之例以圖豁免此種伎倆朕知之甚悉而內外臣工條陳此事者亦甚多是以朕從衆所奏將被叅虧空之員搜查其宦囊家產並及其寄放之處蓋不欲使貪污之輩盜國帑剝民膏以飽囊橐也此輩本有應死之罪但朕念弊端已久相習成風若遽然按律治罪則誅戮者衆幾於不教而殺此心有所不忍若仍任其溫飽朕心又有所不甘故令其完補虧項而復全其性命此朕仁育義正用中之大道而無知小人妄以爲巖刻乃坐井窺天之輩亦無足論也朕意原欲暫行二三年俟天下咸聞朕諭共知朕心之日若再有犯者則按律治罪今已曉諭四年不得謂之不教而殺矣上年已令九卿酌定條例向後倘有侵欺虧空之員則按所定之例治罪有應正法者卽照例正法其搜查宦囊家產並追及於寄放宗族親黨之處應不必行矣自此諭下之日俱著停止伊等若知朕化導保全之恩盡洗從前侵尅之弊實伊等之福亦朕之所深望若仍執迷不悟顧貲財而不恤身命亦其自取不



足憫惻

二十日大學士富寧安等議奏賞給奉天等處將軍養廉之項奉

上諭將軍乃邊境大臣一應動用之處甚多別省將軍俱已量給養廉銀兩惟奉天黑龍江船廠三處將軍竝無養廉之項著將長蘆鹽課餘銀內動用六千兩分給三處將軍朕思旗下大臣及有職掌之官員亦宜量給養廉銀兩著動用兩浙鹽課餘銀一萬兩分給兩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叅領護軍叅領前鋒侍衛等再動用兩淮鹽課餘銀二萬四千兩分給八旗都統以下至叅領等

二十三日

諭吏部內外各官皆有職業不可一日曠缺屬在大員尤爲緊要外省督撫在任丁憂者已令聽候諭旨到日方行離任嗣後三品以上京官陞轉之日其原任內若無同堂辦事之人仍令本人辦理俟爾部具本開缺奉旨補用人員之後方行卸事其兼管別衙門者亦一體遵行庶職任不致或曠

二十四日

諭火器營大臣火器營甚屬緊要馬上教習熟練方爲有益凡屬滿洲以騎射爲根本不可專習鳥鎗而廢棄騎射兵丁在馬上射箭放鎗著加意熟習再兵丁

內有自己養馬學習鳥鎗技藝及勤謹効力當差者爾等卽當獎勵以優等記名其或行走不及者當誘掖勸導蓋教訓兵丁須如教訓自己子弟不可遽加呵責若有下愚不移之人或經再三教訓終不悛改仍然行止妄亂者豈可留之京師爾等當卽行奏聞發遣爾等凡遇齊集訓練之處將朕諭旨須諄諄勸誘明白曉諭官兵

又奉

上諭蔡珽向在四川巡撫任內宦資甚厚伊年來作威作福衆人趨奉卽據伊所奏收受餽送之物已經不少如李紱塞爾圖之親密朋友亦甚多自然幫助伊祖墳在永平府目今永平城垣應加修理著蔡珽卽於城工効力伊不必親身監督令其子弟家人代辦伊若有往來閱看之處奏聞前往

又奉

上諭上年臘月內據蘇州巡撫陳時夏摺奏所有蘇松撥運福建米十萬石部文行令易穀二十萬石運往但運穀腳價繁多若將米石運往可省腳價一半且今年蘇松等處州縣有數處被水微覺歉收閩省收成豐稔此米原備積貯之用尙非急需等語朕因蘇松等處被水歉收又聞閩省秋成豐熟是以批陳時夏奏摺云用米運閩准爾所奏爾可就近酌量若蘇

松等處米石果少卽將運閩之米題請暫停運送亦可朕此批示總因地方各有緩急當因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也今據福建總督高其倬奏稱閩省現在需米平糶此時風水順利正好運送令江南將米陸續發往若遲至南風時候便難行走等語該督旣稱閩省需米平糶著將江南米石卽速陸續運往不必拘定一齊發行務趁風水順利之時將所撥之米運到以濟閩省之用

二十七日內閣九卿等議奏江南合肥縣叅革知縣馬倬江西宜黃縣叅革知縣胡虞繼貢緣請託妄遞供單照越訴律治罪奉

上諭馬倬胡虞繼俱係查嗣庭門生貢緣請託妄遞供單情由可惡今但照越訴律治罪不足爲黨比營求者示戒況伊等本省俱有審理未結之案馬倬胡虞繼理應靜聽審結若果有冤抑亦應遵旨向都察院具呈申訴乃於查嗣庭經過之時藉師生情分希圖囑託鑽營非尋常通候書信可比此等惡習斷不可長今馬倬胡虞繼旣有應發往江南江西質審之案著將馬倬胡虞繼鎖拏解往俟伊等案件審結之日解送來京另議奏聞

二十八日奉

上諭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戶口繁庶

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卽如目今畿輔水利賴有忠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易遽行也我

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因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所至必細驗水土燥濕高下之宜詳考五穀種植之性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湖之處條分縷析

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恩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都飽於官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恨朕卽位以來事事仰繼

皇考之詒謀永圖民生之遠計本欲俟直隸水利興修之後令怡親王前往江浙地方相度情形商酌興修之舉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卽可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悉水利事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精壯現在閒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巡撫陳時

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倘  
河工緊要齊蘇勒不能親身前往卽行文知會商酌  
定議具奏凡建立閘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  
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  
俱動用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倌監  
督辦理並諭吏部將現任部屬及候選部屬府州縣  
人員內有具呈願往効力者挑選十餘人帶往江南  
不必令出貲財惟令辦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倌二  
人酌量委用

二十九日奉

上諭太常寺卿鄒汝魯進河清頌內有舊染維新風移  
俗易之語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事事效法

皇考凡朕所行政務皆

皇考已行之舊章所頒諭旨皆

皇考已頒之寶訓初未嘗少有所增損更張也朕已屢行  
曉諭中外大小臣工無不知之今鄒汝魯所云舊染  
維新風移俗易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有何所  
指且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  
何政按尙書曰舊染污俗咸與維新此處豈可引用  
耶鄒汝魯前在奉天府尹任內並不實心供職諸事  
怠忽聲名亦甚平常來京陛見條奏數事皆屬荒唐  
不可行之事因轉用爲太常寺卿朕見伊言動舉止

知非端方之人又因伊弟縱容家人生事被叅革職  
伊心懷怨望形於顏色今茲河清之瑞朕並未令臣  
工進獻詩文鄒汝魯若不善文詞原可不必陳獻乃  
於所進冊頁內出此悖謬之語顯係譏訕甚屬可惡  
著交與九卿公同嚴審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二月

上諭四十道

初三日

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凡汝等科甲出身之人朕因  
其較之捐納人員與目不識丁之人不同所以欲加  
任用若盡如李紱鄭任鑰等之營私作弊轉不如非  
科甲之人矣非科甲者作弊易於敗露科甲之人作  
弊巧詐隱密互相袒護往往不卽敗露其害轉大汝  
等宜思天人感應之理絲毫不爽果能至誠秉公致  
朕於堯舜之君朕必委曲保全盡令爾等爲臯夔稷  
契之臣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則天下永

享太平卽爾等子孫亦蒙其福爾等各宜自思朕在藩邸受

皇考四十年教訓之恩今日以之教訓爾等似此遭逢豈易逢耶朕所以誨諭諄諄者蓋欲諸臣屏去虛文崇尚實政以仰答

天眷耳且朕亦並非謂已治虛求其治也爾等試思今天下之大果事事就理耶爾等讀書原欲致君澤民建功立業流譽於無窮但功名富貴所謂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卽禍患災難亦有命焉不可倖而免也但當誠意正心竭盡忠盡以爲立身事君之本而已爾等清夜捫心思朕所以誨諭諄諄者果何所爲而然實欲國泰民安衆共受福也朕之所爲並無成見不過渴飲而飢食夏葛而冬裘光天化日因物而施耳現今黃河澄清朕實不敢以爲瑞愈滋恐懼修省之心也

又

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紳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爲惡以致燒殺劫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勦撫業已擒獲兇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朕聞滇黔蜀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獞雜處不時統衆越境讐殺攪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

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塵案莫結者甚多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鮮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責此卽其明証也況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盜賊則環居腹外防範難週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追捕往返耽延兇徒已遠遁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獠裸販棍往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察倘有越境讐殺劫掠之事卽時擒解不使漏網其委防弁兵以一年爲期卽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

又

盛京刑部侍郎王朝恩奏員外郎滿達禮虛領買米帑金失於覺察自行檢舉奉

上諭王朝恩著嚴察議奏噶爾弼尹泰俱係朕赦罪擢用之人因盛京向來風俗頹壞特命前往令其稽查



積弊整頓陋習有應奏聞之處卽應奏聞此等領銀不行採買情弊盛京內外無有不知者伊二人如云不知則是伊等於地方之事全不留心訪察負朕任用之恩其罪更大如云知而不叅則徇情隱匿可乎著噶爾弼尹泰明白回奏至動用錢糧事件該御史有稽察具題之責况傅色納差往盛京時朕有諭旨令其一應事務留心稽察奏聞今何以不將滿達禮等領出庫帑不買米石情由查叅之處亦著明白回奏

又福建總督高其倬奏報叅革興泉道陶範自縊身死奉

上諭從前因蔡珽慢罵屬官以致重慶府知府蔣興仁憤激自盡一案朕念一介小民偶有此事尚應報官詳察焉有身叨一命之榮而輕生若此或有萬不得已之情爰降諭旨嗣後大小職官若有自盡情節令該督撫等據實具題明白歸結誠恐上司凌逼屬員致受冤抑也高其倬毛文銓素性和平非凌虐屬官之人而叅革之興泉道陶範不俟審理明白輕生自縊其中若無別項情由何不靜候審訊再將屈抑之處遵朕從前所降之旨赴都察院申訴况陶範被叅之案其罪不至於死料必以爲官職家財旣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爲子孫之計情節顯然卽

如上年肇高廉羅道李濱與李秋聯譜肆志妄行以致虧空及被楊文乾叅劾乃輕輕抹頸挾制上司此皆因平日情弊敗露故捨命抵賴似此刁惡之風亦不可長著將陶範嫡親子弟并家人等令該督撫嚴審所有贓款著落追賠具奏

又四川巡撫馬會伯叅奏捏報貢生病故之原任教授彭鎔奉

上諭胡耀祖出外遊學多年不歸以致該學教官彭鎔誤聽傳聞將伊造入病故冊內此亦情理間有之事非有心作弊也及彭鎔聞知胡耀祖現在卽自行檢舉是彭鎔本無大過不至重譴也至於彭鎔之子唯恐有累伊父考成私求和息亦世俗之常態總之此事前後始末非實有情弊關係吏治民生者比且胡耀祖旣許和息而又復行控告明係苛索無厭不肯安靜之人若必將此等事一一題叅窮究恐生事之徒開借端爭訟之漸著將馬會伯題叅之處不必究問

初四日奉

上諭廕生効力令其回籍者宜添令其照班敘用字樣若止令其回籍豈不似得罪發回原籍耶

又奉

上諭前據李紱奏稱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其口

等語著將黃振國再行細訊田文鏡有何不公不法之事爲黃振國挾制而必欲置之死地以滅其口黃振國係必應正法之人此時有何顧忌田文鏡若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著伊據實供出並不因其供出田文鏡之短方行正法亦不因其不供出田文鏡之短遂可邀寬減也據黃振國供稱伏讀上諭說黃振國之罪不至斬決可見皇上至聖至仁原不要殺我是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要殺我等語朕前謂黃振國之罪不至於斬決者乃謂從前田文鏡叅劾之案其罪本不至於死地及被叅之後蔡珽爲之黨護李紱爲之陳奏謝濟世又爲之翻案鈎結黨援造作蜚語撓亂國政誣陷大臣爲世道人心之害所關甚大是黃振國之罪雖服極刑而有餘尙得謂之罪不至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可赦之死罪者實由蔡珽李紱謝濟世三人成之也著並諭黃振國知之黃振國之孫黃忠衡既有應行質審之語著俟提解到日一併審明具奏

又

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向例千把總俱由督撫提鎮拔補往往以其家人長隨及私自効力請託夤緣之人補用徇情面而無公道以致老弱不堪之人得授千把總者甚多其所管汛地道路之遠近俱茫然不知而

兵丁內年力精壯技勇可觀者轉不能得一官職甚爲可憫此朕所深知者千把總職掌關係營伍有稽查汛地管束兵丁之責又爲行伍出身之途若聽其因循冒濫何以整飭戎政鼓舞兵心今定半年之限令該督撫提鎮將所轄千把總內除曾經効力久歷行伍中尚堪任使之人外凡有老弱不堪不能稱職者秉公細加看驗考試盡行沙汰不可姑容一人卽其中有沙汰甚多者朕亦從寬不究其向來姑容之罪其所沙汰之缺務將兵丁內年力精壯技勇可觀之人從公選擇拔補不得仍蹈故習俟半年限滿之後朕當再降諭旨或於本省布按大員內派人查看或特差部院大員前往查看如各省千把總內仍有老弱不堪不能稱職之人則該督撫提鎮有何顏面對朕卿等當自忖也

又內閣九卿翰詹科道議奏江西考試官查嗣庭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除查嗣庭大逆不道另案歸結其巡撫汪滌布政司丁士一副考試官俞鴻圖應按律治罪奉

上諭舉人牌坊銀兩分送主考官向來亦相沿行之尙非贓銀之比但謂主考應該收受亦非也汪滌之過在於身爲封疆大臣而與欽差主考爲房屋交易之事應加處分以儆將來但其爲人尚老成著降四級

以京員調用丁士一由部曹擢用御史比時隆科多曾屢奏其人不可信用朕特簡爲巡臺御史隨陞福建按察使又陞授江西布政使伊受朕格外擢用之恩當於地方一切有關國計民生之事悉行奏聞方是乃丁士一負朕深恩並不實心効力其在福建時阿附滿保黃國材於地方積弊多端俱行隱匿並不陳奏及至江西又阿附裴率度且以布政司職掌之錢穀任各州縣處處虧空竟置若罔聞既不稽查又不揭報其扶同徇隱那移侵蝕之罪顯然著革職發往高其倬處或有應修城工或別有地方工程派伊出數萬金効力倘不盡心効力定行從重治罪俞鴻圖人尚老實著革職在翰林院編修內効力行走備三年無過准其開復至查嗣庭俞鴻圖名下追出收受牌坊銀兩旣非贓銀不必入官俟江西會試舉人來京應試後無論中式不中式者俱按名散給

初五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等先後二次奏報黃河之水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漸清至十六十七十八等日湛然澄澈至二十二日止自河南虞城縣至江南桃源縣共六百餘里據總督孔毓珣奏報與齊蘇勒大畧相同據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臣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自衛輝府兌漕事竣至祥符縣渡河親見浮

冰開凍之處微覺清澈隨委員查看見黃河自陝州  
以下東至虞城一千餘里悉皆澄清又於今年正月  
初二初三等日委員親至河口看視尚然清澈又據  
初六日同知劉永錫稟報河水猶清據副總河嵇曾  
筠奏報與田文鏡大畧相同又據河南巡察給事中  
張元懷摺奏黃河之水至正月初九日尚見澄澈又  
據署山東巡撫塞楞額奏報十二月初九日曹縣地  
方忽見黃河漸清至十六七八等日澄清徹底又據  
四川學臣任蘭枝到京口奏於正月初九日在潼關  
渡河親見河水清澈計地在陝州以上二百餘里朕  
將諸臣所奏合觀之時日多寡不同道里遠近亦不  
畫一既蒙

上天恩賜嘉祥卽一日二日比邑連村皆爲福應初不在  
時日之多寡與地方之遠近也今諸臣所奏大概相  
同其中微有不同者或因奏報之先後或因各處之  
情形或因管轄之疆界地連五省豈能一轍此亦理  
勢之常但事關希逢之瑞必應將如何同異之處分  
晰明白以爲徵信著總河副總河及河南山東山陝  
巡撫委員確查各據實事公會疏陳奏不必扶同  
附會纖毫假借有負朕敬承

天貺之至意

初六日奉

上諭去年田文鏡奏稱正月內糧船俱已出境朕語李  
紱據李紱奏稱今年雨水大於平時幸而糧船得早  
出境此後安能盡於正月內卽行出境朕云此事朕  
亦難於預定到明年再看今據田文鏡奏稱今年糧  
船於正月十二日卽皆出境等語將此交與大學士  
九卿等著問李紱伊尚有何說著明白回奏

又

諭兵部水師甚屬緊要現今天津設立水師滿洲官兵  
操練學習其江寧駐防滿洲官兵亦應照天津水師  
之例設立水師令其操練鎮江水師現有船隻將此  
船內酌量撥給江寧將軍令其學習操練至如何操  
練應撥給船隻若干或船隻不敷作何添造之處爾  
部一併定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三月十八日爲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齋肅禁止  
屠宰今應永遠遵行

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查八月二十七日爲

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於  
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爲比擬也  
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

又奉

上諭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爲利濟民生必須詳論勸導令其鼓舞從事方有裨益不得繩之以法若地方官員因關係考成督課嚴急則小民轉受其擾矣著直隸學臣轉飭教職各官切加曉諭不時勸課使小民踴躍興作若地方官員怠忽不加勸導或有逼勒過嚴者著學臣稽察奏報三路巡察御史亦著善爲勸導悉心稽察如地方官有奉行不善之處卽行據實奏聞

又奉

上諭朕昨日閱前鋒等射箭甚屬可觀今日看鑲黃旗護軍等射箭亦好朕心甚喜再將護軍馬兵令八旗都統副都統護軍統領護軍叅領驍騎叅領等每人或一百名或五十名或二三十名各分定數日教習或教習一年或教習半年朕將伊等所教習之人召來驗看如好朕自有恩賜如不好將伊等治罪其實心教習與不實心教習者朕自知之爾等將兵丁照常訓練外此分派教習數目如何分派之處著八旗大臣護軍統領會同議奏

又奉

上諭據署理廣西巡撫韓良輔摺奏天河縣獄內拘禁莫東旺一名係李絃批飭枷責追賊結案之犯乃遷



延一載尚未發落以致蠻獍糾集多人推倒土墻將莫東旺搶去等語此係李紱甘汝來任內之事伊二人身為封疆大臣此等細事不能早行完結遲延日久以致蠻獍敢於妄行有關國體著將韓良輔奏摺發與李紱甘汝來看令二人明白回奏 李紱甘汝來遵

旨明白回奏奉

上諭據李紱奏稱莫東旺一案經臣審結臣卽起身赴直隸新任其因何遲延一載尚未發落之處無由得知等語夫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古人於罷官之後尚以國事爲念豈有李紱陞任總督不將此事明白交付接任巡撫囑其早行完結之理著將李紱甘汝來交部察議具奏

又戶部議覆御史陳學海條奏禁止重耗士民一體各省應行畫一奉

上諭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乃迫於時勢不能全行禁革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而賢員愛養斯民將舊有之數亦可輕減若一經督撫題定數目則火耗遂成定額雖遇清廉之官亦不能裁減而遇貪劣之員又將多取於此數之外以飽私橐必致重累民生該御史請令督撫具題該部卽照所請議覆均屬不合此處不准行

又湖廣總督傅敏奏請動用耗羨銀兩修築沿江  
堤岸奉

上諭據傅敏奏稱荊州地方沿江堤岸例係民堤民修  
今請動用耗羨銀兩修築令監修官防護等語朕思  
耗羨銀兩亦係小民脂膏凡地方應修工程於民生  
實有裨益者卽當動用帑金辦理不必取給於耗羨  
但此處旣係民堤若修理之後卽算欽堤則凡遇隨  
時補葺之處小民不敢干涉轉致疎忽且恐頑劣之  
民恃有朝廷歲修之例不肯用心防護以致潰決害  
及田廬而民受其累此等處皆當預爲籌及荊州沿  
江堤岸著動用帑金遴委賢員監督修理修成之後  
仍算民堤令百姓加意保護隨時補葺俾得永受其  
益其如何令地方官員稽查照看俾永遠保固之處  
著該督撫會議具奏

又安徽巡撫魏廷珍參奏寄監盜犯馬七等四名  
在逃應將疎脫之獄卒治罪奉

上諭此案強盜四名俱係擬斬重罪乃地方官並不牢  
固監禁以致疎脫情殊可惡從前山東巡撫陳世倌  
任內有盜犯脫逃嚴加處分之例此案盜犯四名著  
魏廷珍嚴行緝拏如限內不能拏獲將魏廷珍照陳  
世倌之例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廣東巡撫楊文乾條陳廣東事宜三本一本係肇  
廣二府修築圍基之事據楊文乾奏稱頂冲之處必  
須用石工修築方能永久約計各項工程非數十萬  
金不可據阿克敦摺奏則云本地百姓言土堤易於  
修理若用石工將來民間力量不能修補轉於地方  
無益是以會稿時未曾列名等語據此則二人意見  
不同其應如何修理之處難以遙定俟孔毓珣楊文  
乾到京時令九卿會同確議具奏一本係廣東積貯  
倉穀之事據楊文乾奏稱廣東一歲所產米石卽豐  
收之年僅足支半年有餘之食合計通省須積穀四  
百餘萬石等語夫本省所產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  
在歉年則有之若云每年如此卽豐歲亦然恐無此  
理朕思廣東之米所以不敷廣東之用者或田疇荒  
廢未盡地利或興作怠惰未用人工或奸民貪得重  
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每年漕運進京之米亦  
不過三百餘萬石以廣東一省而積四百餘萬石之  
穀爲數太多難於查核而又當嶺南潮濕之地能保  
無黧爛之虞乎今廣東各屬現報存倉之穀一百六  
十餘萬石去冬又令廣西運穀三十萬石以備廣東  
之用是廣東已有穀一百九十餘萬石若此數實貯  
在倉顆粒不缺則一時需用儘足支應不慮匱乏矣  
朕前曾降諭旨言外省巡撫如田文鏡李衛楊文乾

之實心任事自然感召

天和年穀豐稔想楊文乾因朕此旨惟恐地方一時有緩急之需而米穀不足關係伊之聲名故防之於未然而不覺其言之太遲耶一本係請開捐納以築圍基以備積貯之事既為地方需米起見一開捐納則米價反致昂貴於民不便故上年冬底為廣東籌畫積貯九卿議開運穀捐監之例其所以令其運穀者卽是此意若云開捐收納銀兩再委員採買於鄰省則何不動用庫帑採買而必廣開事例乎况廣東既有運穀捐監之例則將來米穀自然日益加多想楊文乾具本時尚未知運穀捐監之議也以上二本亦俟孔毓珣楊文乾到京之日九卿會同定議具奏至廣西撥運廣東之穀三十萬石仍遵前旨卽速運送

初九日奉

上諭緝盜乃安民之要務兇暴不翦則善良不獲寧居故立法不容寬貸祇因同夥多人其中原有被人誘脅而非秉性好回屢行劫奪者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好生之仁施恩法外必須各省督撫大吏實心奉行分晰至當使積賊大盜不至漏網方為用法之平倘姑息養奸意謂多寬一人卽可造福是乃縱盜殃民其造作罪孽更甚於嚴厲苛刻者嗣後督撫所議減等之盜犯倘至發遣之處怙惡不悛一經發

覺定將原議之督撫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秋冬之間雨水稍多收成畧覺歉薄今年青黃不接之時已令地方官商酌平糶以濟民食但念米價雖不至昂貴而無力窮苦之民本無糶米之資甚屬可憫著動用庫銀四萬兩令巡撫李衛會同將軍鄂彌達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悉心商酌於地方或開濬河道或修理城垣堤岸令小民就近傭工藉以餬口倘四萬金尚不敷用著李衛等再行具奏請旨

十六日奉

諭朕聞陝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田甚廣因歷年既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塞堤堰大半坍塌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為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今據該督親勘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堤堰建設閘口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庫貯公用羨餘銀內先動一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亦於司庫存貯羨餘銀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堤堰乃於民生大有裨益之事著動用正項錢糧俟一切功程告竣造報工部查核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

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十八日都察院叅奏兵馬司指揮章廷圻虧空平糶米錢應革職奉

上諭五城減價平糶米石乃朕軫恤貧民之意所關甚要今東城兵馬司指揮章廷圻將賣米之錢借易銀名色發與各舖戶通同取利任意拖欠以致虧空銀六千餘兩誤國計而害民生甚屬可惡伊等既將公帑取利分肥應加倍追賠著將章廷圻革職並舖戶馬君章等俱交刑部嚴審定擬其虧空銀兩著落章廷圻家產如數追賠一分馬君章等名下亦如數追賠一分將先完一分抵補帑項後完一分交與養濟院育嬰堂等處爲賑恤之用京師人民輳集時有平糶之事必如此懲治庶不肖之徒方知畏懼而不敢玩法矣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前據汪滢奏稱江西地方舊有落地稅白潢爲巡撫時將稅銀裁革不令商民完納而以巡撫司道公捐銀兩代完每年假造花名冊籍報部其舊有收稅大使等官仍設立如前而接任巡撫王企靖裴率度皆照白潢之例行等語夫國家經制錢糧豈臣子可以意爲增減若江西此項稅銀不應徵收則白潢應奏請於

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係地方應徵之項則自應令商民完納何得將公捐銀兩代商完課曲市私恩以博無知小人之稱頌並不計及將來之可長行與否且此端一開他省督撫何以催辦國賦似此沽名邀譽大奸大詐之行爲豈人臣事君之道且江西吏治之壞皆由於白潢而近日叅出虧空亦復甚多皆由白潢當日徇情市恩苟且姑容所致爾等同九卿詢問白潢回奏至於汪滢身爲巡撫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於朕冀朕批示朕若批令將稅銀豁免則是國家之經費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所未免者而朕安能任意輕免之

耶若批令仍向商民徵收則是白潢已免之項而朕復行徵收無知愚民豈不歸怨於朕乎若批令照白潢之例以公捐銀兩代商完課則國體何在有此治天下之道乎爾等同九卿將此詢問汪滢回奏

又奉

上諭大興縣民楊四毆傷馬順身死一案李紱援照鄭雄救母毆死鄭義公准其免死減等之例具題楊四護父以叉桿將馬順打傷仆地又用叉桿毒打並踢其腰眼殞命而李紱乃云致死出自無心且援鄭雄救母之例爲比與此甚屬不符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若遇有應寬之處朕亦必令廷臣再三酌議而後

定人臣辦事自當按律定擬李紱安得以已意寬縱枉國法而市私恩著九卿詢問李紱令其明白回奏二十二日江蘇巡撫陳時夏奏請留漕五萬石以備江蘇平糶奉

上諭從前陳時夏摺奏用米運閩可省腳價一半朕已批示准行續經高其倬奏稱閩省現在需米平糶其江南撥運之米當乘時運送等語比時朕卽特頒諭旨令江南將米十萬石陸續運往以濟閩省之用此乃酌量二省緩急之處降旨甚明著遵此旨仍將十萬石之數運送閩省餘著該部速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敬覽

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大學士等奉

旨山東人民出口種地者多至十萬有餘伊等皆朕黎庶旣到口外種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但不互相對閱查明將來俱爲蒙古矣嗣後山東民人有到口外種地者該撫查明年貌籍貫造冊移送稽查由口外回山東去者亦查明造冊移送該撫覆閱稽查則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釐矣欽此朕披讀之下仰見我

皇考聖慮周詳撫民懷遠之至意此事今尚行否其直隸



山西民人亦有往口外種地者亦照此例行否著大學士等查奏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據拉錫等參奏蓋平縣該城掌印旗員朱成格隱匿九千晌地畝將所收豆草侵欺入已等語夫盛京地方皆係將軍等所管轄將軍等如果實心爲國家辦事凡事嚴察何至於隱匿地畝如此之多此皆由蘇努任將軍時專意營私肆其巧詐以沽虛名貌爲好人將官兵等毫不約束稽察敗壞公事擾亂國政而接任將軍嵩祝唐保住悉皆蘇努犬馬一味逢迎蘇努將國事漫不經心止知曲意效尤以致隱匿地畝有如此之多此皆由蘇努嵩祝唐保住之所致也今若將隱匿地畝之人嚴審治罪亦應先將蘇努嵩祝唐保住治以重罪再將他人治罪方爲允協且若照拉錫等所奏將歷來隱匿地畝侵欺錢糧之人一一查出治罪則牽連之人必甚衆而况從前又並未曾稽察乎爾等可將朕諭旨行文拉錫等令其曉諭衆人如有隱匿地畝之事著親自具呈出首凡兵丁小民親自出首者皆免其治罪雖官員等親自出首者亦免其治罪倘仍照從前隱匿不肯出首一經敗露必從重治罪將此明白出示曉諭官員兵丁小民等知之再朱成格係現任掌印旗員

不比從前之人朕特旨派出大臣到彼丈量地畝伊  
理應卽將從前隱匿地畝侵欺豆草之處據實出首  
乃並不出首仍然隱匿地畝情殊可惡著將朱成格  
照拉錫等所奏革職俟病少痊卽行鎖拏會同盛京  
戶部將軍等嚴審定擬具奏

二十四日理藩院議奏鑲黃旗查哈爾旗分厄魯  
特世襲佐領鄂爾哲爾圖等控告總管拉布坦等  
強娶諾爾布之女擅奪銀物應遣官究審奉

上諭看來總管拉布坦等所行之事是實其新來投誠  
之厄魯特等原係

皇考深加憫恤施恩養育之人朕亦深加憫恤施恩養育  
伊等無有不知拉布坦等甚屬無恥欲強娶諾爾布  
之女擅奪銀兩情殊可惡拉布坦及筆帖式羅卜藏  
俱著革職究審此番究審不可不遣大員前往著將  
副都統岳爾岱秦布派往再將爾衙門好司官筆帖  
式各派一員隨伊等速往究審伊等到彼究審之時  
若有應鎖拏夾訊者著卽鎖拏夾訊再令岳爾岱秦  
布等到彼將衆厄魯特傳集曉諭云爾等內亦有投  
誠者亦有擄獲者從前

聖祖仁皇帝格外加恩授爾等以官爵畀爾等以產業今  
皇上於爾等恩施勿替長養阜成豈肯容總管等肆  
意妄行侵漁凌虐乎朝廷所以揀選人員授爲總管

令其約束者特爲教育爾等恐爾等隳廢生理之故  
如果約束有方爾等不知遵奉亦屬不可今拉布坦  
等所行甚屬悖謬不堪嗣後總管等如再勒索爾等  
物件卽赴該衙門控告毋得隱匿

又甘肅巡撫石文焯叅奏趙之璧應賠伊父趙弘  
變贓銀並不依限交納應革去世職嚴追還項奉  
上諭趙良棟宣力疆場勞績懋著是以

聖祖仁皇帝將趙弘燮等加恩擢用畀以封疆重任乃趙  
弘燮深負

高厚之恩居官貪劣贓私纍纍其名下應追各項銀兩本  
應將趙之璧革去世職嚴追完項但朕念趙良棟昔  
日功勳格外施恩及其後裔著將趙之璧從寬免革  
職銜其應追銀兩亦著免追留與伊等養贍以示朕  
優眷功臣之至意所有承追督催各官亦免查叅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  
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  
產之米卽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  
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  
此卽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  
耕耘怠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  
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

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著二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菓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使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爲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高其俦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留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爲

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在凡爲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爲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隔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又理藩院議奏厄魯特原任散秩大臣兼佐領羅卜藏錫拉布之妻呈請將伊夫三品官與伊子承襲奉

上諭厄魯特之官爵原因伊等歸順故

聖祖仁皇帝特恩加授雖無世襲之

旨而伊等各有效力之處若將厄魯特羅卜藏錫拉布之三品官降一等授爲四品官令伊子丹津承襲嗣後厄魯特之官員病故若有如此効力之人俱著照此降一等承襲議奏如承襲人員再有效力之處或能守分勤謹克盡職業者仍將所降品級賞給爾衙門將此存案再將朕恩旨曉諭厄魯特等

二十九日刑部議奏原任總督年羹堯題叅守備樊如卿婪贓之處委係無辜應免杖責奉

上諭本內議稱樊如卿於本案革職應照官員先叅婪贓革職提問者審無婪贓免其杖責之例完結等語樊如卿原因婪贓被叅故令革職以便審訊今旣審無婪贓其罪不至於革職自應准其開復倘因已會革職遂謂無庸議未免冤抑所議不是將本發還著

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前鄂爾泰曾密奏稱廣西泗城土司甚屬不法素爲民害請勅令廣西巡撫提督懲治朕曾降旨詢問韓良輔據韓良輔奏請欲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加商酌朕思此事甚有關係自然非韓良輔與鄂爾泰面議不可昨都察院啓奏原任廣西州判程旦控告羅文剛一案羅文剛統衆肆惡吞噬十一處村落竟敢與官兵相抗不容設立塘汛李紱身爲封疆大臣逡巡畏縮苟且彌縫但爲掩飾一時之計而於地方之利害民生之休戚毫不關心甘汝來時爲臬司亦因循怠忽不能整頓昨令廷臣詢問二人俱俯首無詞卽此一節則李紱之在廣西不能實心辦事專務虛名養奸貽患而兇惡之土司皆不能整理約束可知矣李紱甘汝來相繼爲廣西巡撫彼地情形素所熟悉者二人前往廣西辦理土司之事從前踈縱之兇徒羅文剛等著卽交與李紱甘汝來速行擒拏不得容其免脫韓良輔前往雲南與鄂爾泰會商時著李紱一同前往將副將張傑調至省城署理廣西提督印務李紱一到同韓良輔卽起身赴滇韓良輔起身後巡撫印務著甘汝來署理前朕准給韓良輔假期送其母櫬回籍著俟公事定議後伊酌量起身李紱

甘汝來負朕擢用深恩今加寬宥容其効力贖罪務將廣西境內不法之苗彝與地方不法之奸民悉心料理俾盡革兇頑遵奉國憲以安良善以靖地方倘目前踈縱之羅文剛等不能擒獲及伊等料理土司之事虛文掩飾以卸目前之責將來仍有兇苗妄行干犯王章者定將李紱甘汝來在廣西地方正法程旦著交與田峻或於擒拏羅文剛案內有可差遣識認之處在田峻酌量韓良輔奏稱廣西要缺需人著吏部揀選引見又如礦賊盤踞於兩廣之間而兩省官員互相推諉以致宵小肆行良民時受其擾著李紱甘汝來會同阿克敦將兩省疆界一一清查如何分別防範管理酌定規制使汛地各有專責匪類無計潛藏倘李紱甘汝來仍復怠忽將來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若泗城土司怙惡不悛有應行用兵之處交與鄂爾泰調度廣西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聽鄂爾泰節制

又奉

上諭赤金靖逆柳溝三營駐防兵弁所需糧料折給銀兩綽奇題請過五年照內地一例折支在案後因已過五年口外糧價尚屬昂貴該督撫題請仍舊支給統俟事平之日再照內地一例折給亦准行在案今大兵已撤軍務已完自應照內地一例但安西沙州

等處城垣渠道正在興工所用人役必衆况兼招民開墾籽粒口糧所需不少口外糧價未必能平兵弁荷戈遠戍邊塞少有不敷朕心深爲憫惻著仍照舊支折令該督撫商酌看口外糧價情形或漸爲遞減或俟屯墾廣收糧價平減之日再題請照內地一例支給

又四川巡撫馬會伯奏請設立舖司奉

上諭康熙六十年年羹堯奏准四川復設舖司比時並未設立每年將工食銀兩各官分肥入已經蔡珽程如絲在朕前參奏故特交與程如絲徹底清查以除積弊今據程如絲詳報四川通省應設立舖司兵四二千餘名共需銀二萬九千餘兩等語向來四川未設舖司何以遞送文書未曾遲悞卽年羹堯奏准之後亦並未設立而又時值軍興文移繁冗亦未見有遲滯之處乃程如絲並不遵旨清查轉議增設與從前參奏年羹堯之處自相矛盾前者馬會伯亦繕摺參奏程如絲之貪婪朕已命其具題程如絲著解任其按察使員缺著山東鹽運使葛斗南補授此設立舖司一案著馬會伯與葛斗南確查妥議具奏

三十日管理正白旗都統事務信郡王德昭等摺奏已故弓匠協領塞克借欠阿其那銀兩將伊孫弓匠佛保每月關支錢糧坐扣一半陸續抵償奉



上諭著將佛保錢糧全扣塞克原係大阿哥允禔之弓匠爲人甚屬兇頑從前倚恃允禔處處橫行因其能製良弓是以用爲弓匠協領伊先任護軍校時將稅銀五百兩入已又嚇詐人銀緞等物事發將伊枷責並勒令將所嚇詐之物照數追賠伊乃充發之人阿其那當日借給伊銀者原爲代還其追賠之項並非取其利息也阿其那與允禔同惡相濟專意保護私黨沾取虛名

皇考所惡者伊則愛惜之得罪國家者伊卽卵翼之且阿其那旣曰家貧而乃處處給人銀兩邀買人心如此行爲意可知矣爾等將此傳諭九卿大臣知之並將朕旨於應記載之處記載

又步軍統領阿齊圖摺奏拏獲大盜史五奉

上諭此賊於三日之內拏獲甚屬可嘉似此等事件爾衙門應行記檔嗣後凡十日內將賊犯拏獲者爾衙門將所存之銀賞給以示鼓勵其官員紀錄雖由兵部按例議給爾衙門亦應設立冊籍嗣後凡有紀錄一次紀錄二次者存記明白以便稽察又聞夜間行走之人手執一紙口稱傳事卽許其行走如此則不肖之徒詐僞朦混亦未可定著卽傳諭八旗都統大臣若有夜間傳喚之事或用印文或用叅領佐領鈐記關防方許行走如無憑據卽以犯夜拏問治罪將

此遍行曉諭斷不可輕易放過如此則夜行之人自然禁止矣

雍正五年三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

諭直省各督撫向來普雄烏蒙仲苗等兇悍性成又有漢姦爲之煽惑引誘是以肆行不法而其地又在深山密箐之間最爲險阻內地干犯重罪之人往往逃匿其中一時難於捕緝如御史董起弼之類數年訪拏不獲未必非竄處苗地以偷生也上年冬岳鍾琪鄂爾泰等奉命勦撫兇苗今據奏報普雄烏蒙仲苗等悉皆革面革心輸誠嚮化無復從前作姦犯科之惡習則內地犯法之人向來逃竄苗地者此時必不

能隱藏又將轉徙他處爲苟活之計矣爲此密諭爾等可乘此機會商酌派人設立賞格各密飭所屬文武官弁嚴行稽查如或踪跡可疑卽加盤詰勿使匪類得以漏網倘稽查不慎將來發覺之後定將從前經過之處不行查出之地方官弁及該管上司從重治罪

又吏部將順天學政吳襄保舉生員張鎮等四人帶領引

見奉

上諭生員張鎮孟澤新劉鵬振朱函夏等四人俱不及朱函夏尤屬不堪吳襄任學政三年將此等人保舉其平日不留心考課可知將此四人著與九卿看并問吳襄此四人有何好處遽行保舉吳襄著該部嚴加議處其直隸生員著新任學政孫嘉淦於一年後另行保舉

初二日戶部議覆雲南巡撫楊名時請添委署官員馬匹草料奉

上諭此本內添給委署官員馬匹草料一項伍哥將不應支領之錢糧妄行咨取楊名時並不駁回聽其違理咨取卽便應付兩人輕公帑而市私恩咎實難辭至於原辦官員不過遵照上司文書而行並非出於已意今若令其賠補實爲寬抑若仍施恩豁免則又

開將來妄支妄應之漸此項銀兩著於伍哥楊名時名下追取還項以爲後日軍前大臣濫行支應帑銀以市私恩者之戒

初三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

遂覺漸貴閭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

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夫米穀爲養命之寶人旣賴之以生則當加意而不可萌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樽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脾主於信習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

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恆產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小民悞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小民勸導小民而皆盡力於南畝

江

四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

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種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邪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也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山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亦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樽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

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大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  
重仰冀

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

土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大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

養之需既受

大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樽節則

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

上干

堙

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  
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用  
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  
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  
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  
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朕以今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天寒故將會試日

期改至三月但目今天氣尚覺寒冷若再改期又恐舉子盤費無多難以久於旅食今照舊於初八日入場著卽曉諭各舉子俱許攜帶手爐以溫筆硯皮衣及厚綿衣服俱許穿進但不許乘機懷挾以滋弊端場內茶飯著供給官加意預備朕另派大臣照看料理令早晚給與薑湯并按名給發木炭以資其用

又奉

上諭上年八月內貴州安籠總兵官蔡成貴摺奏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鮮地方之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犁魯礫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及臣抵任時嚴飭各目不許妄動隨通咨飭查蒙雲貴總督高其倬照准粵撫咨移行臣將阿九等設法擒勦臣思歪染等寨未經審勘屬粵屬黔不便遽然用兵請轉咨粵省撫提各委賢員於交界之地嚴審踏勘併查歪染各寨錢糧現納何處定案清理果係何目強梁再行擒治雖督臣高其倬行委普安知州廣西撫臣李紱行委西隆知州訂期會勘無如託故遲延至今未結推原其故因土苗自相仇殺俱係外結例無考成是以頻年漠視伏懇勅下黔粵撫臣另委廉能大員秉公審斷以杜爭端嗣後審理兩省交界土苗案件請勅部議定期完結於邊方似有裨益等語朕隨將

蔡成貴奏摺發與鄂爾泰令其定議奏聞今據鄂爾泰摺奏查得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至染烏舍壩犁魯礫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並貴州巡撫提鎮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卽何世琪到任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多烟瘴該牧寄寓省城一歲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又復倥偬遂致任催罔應則愆期之咎多在粵省今准部咨奉旨令臣與何世琪委大員會勘隨委貴西道吳應龍前往並咨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報到日臣等再當會議竊思隣邊地方苗民雜處搶擄爲常劫奪不已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由外結此至當不易之論臣經將分別流土考成使各有專責不致互相推諉遲延不結之處繕摺具題奉旨勅部議覆在案至於黔粵之交原有大江爲界祇因犬牙相錯以致彼此相爭今若劃江而理江以南屬之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然防守稽察皆易爲力庶幾兩省之紛爭永絕又不獨完結目前案件等語鄂爾泰旣稱黔粵兩省當以大江分界使各加防守稽查則爭端可以永息今韓良輔李紱前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商苗地事宜著將黔粵分界事情一併會



商妥議具奏其土苗爭訟案件例由外結者應如何  
定限之處亦著鄂爾泰韓良輔李紱議奏並將此交  
與九卿詢問李紱甘汝來如何推諉遲延令伊等明  
白回奏

又兵部遵

旨查奏定海總兵張溥條奏一本係郎中蘇海汪櫛定  
稿奉

上諭爾部議覆總兵官張溥條奏一本所議甚屬周詳  
合理此稿既係司官蘇海汪櫛所擬足見伊等實心  
辦事著將伊等記名日後遇有揀選并引見時將伊  
等做稿妥協之處註明以示鼓勵嗣後各部院衙門  
議奏本章內有經朕獎勵將做稿之司官傳來引見  
者俱照此例於揀選引見時開註奏明其有做稿二  
次三次好者亦著開寫至於各衙門議事定稿時若  
係堂官添改者不可徇情歸功於司官亦不可將司  
官好處隱瞞不行舉出如此據實秉公自然司官各  
加奮勉以辦公事爾部將此旨傳諭各部院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葉始麟毆死人命復誣告他  
人擬斬監候龍川縣知縣趙文明捏寫供詞應革  
職奉

上諭此事撫審部駁俱未周詳葉始麟與鄒成若爭控  
基地知縣趙文明已斷給鄒成若倘云趙文明於此

事庇護葉始麟則何不於爭控基地之時斷與葉始麟據此則趙文明似無情弊或趙文明有所勒索以致激成命案或另有受賄枉法之處則趙文明之罪又不止於溺職其應輕應重緣由尚未明晰著交與該撫公平確審具奏

初五日

諭兵部浙江綠旗兵丁懦弱騎射生疎營伍不整山陝兵丁人材壯健弓馬嫻熟者頗多將陝西各標營兵丁內揀選一百名移駐浙江分撥各標教習訓練俾浙省兵丁亦知鼓勵於行伍大有裨益其撥往兵丁內有人材可用騎射嫻熟能約束教習者卽行拔補千把總總督岳鍾琪現在四川爾部行文陝西提鎮將伊等標下及各營兵丁內漢仗弓馬俱好人去得情願攜帶家眷移駐浙江者甘肅固原二提標各選二十名肅州涼州寧夏西寧延綏興漢鎮標各選十名共一百名如無家眷隻身願往者亦准其前往倘兵丁內不能得願往之人卽行召募人材壯健弓馬嫻熟情願移駐浙江者以足其數再兵丁自陝至浙路途迢遠搬移家口車輛船隻等項沿途費用繁多兵丁難於措辦係西安地方兵丁交與西安巡撫係甘肅地方兵丁交與甘肅巡撫酌量多少家口量給一路足用盤費務令兵丁得霑實惠但人多路遠照

管需人文職著於同知通判內選派一員武職著於遊擊守備內選派一員沿途督送或一齊起程或分數起前後起程俟七八月間前往各兵抵浙之後一切養贍安置之處自有浙江巡撫提督會同料理

初六日

諭八旗都統兵丁等喜喪之事俱已加恩賞給銀兩看來大臣官員內有家資饒裕者亦有家計艱窘者其於喜事尚可若遇喪事倉卒之間必致窘迫無措嗣後八旗大臣官員內若遇喪事有情願借銀者著戶部借給四個月俸祿至下季扣除若於未及扣除之前有緣事革職者除世襲官員外仍令其賠補如病故者著卽賞給免令賠補其行取戶部庫銀恐一時不能卽得先將旗下恩賞兵丁銀兩給與再行取戶部庫銀墊補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請黑鹽井正額鹽每百觔加薪本銀四分又撥給不敷課欸鹽每百觔加薪本銀二錢至發價定額三分遵行已久無庸再減二釐奉

上諭此事曾經李衛奏聞朕令鄂爾泰復行查奏今據鄂爾泰奏請於定額三分內每觔再減二釐以便商民等語鄂爾泰李衛均非徇情邀譽之人實從地方起見部中照例議奏雖是但地方出產有舊無而可

以新增者亦有舊有而應當裁減者若有彼此抵算之項准其據實奏聞則事皆核實而督撫等亦易於辦理倘再令其增添而不許其裁減則非公平之道而隱瞞那移之弊且由此而生卽如貴州礦廠各處開閉不常所收賦稅多有隱此補彼者曾經毛文銓奏明改正雲南自近年以來督撫等清查鹽稅等項約計增銀甚多著鄂爾泰查明鹽觔內所增銀兩核算明白抵補減價增薪之數定議奏聞

又刑部奏叅革崖州營遊擊劉陞應追官銀限內全完援例免罪奉

上諭原叅劉陞疏內有差遣兵丁勒令黎人供應派出工役等語朕思內地居民受地方官苛索便於申訴故易至於敗露若苗蠻黎僮等僻處外地知識庸愚倘加凌虐更可憫惻應嚴定處分以示懲戒不當照內地之例嗣後此等外地之人併改土歸流地方如該管官員有差遣兵役騷擾逼勒等情其治罪之處當加於內地一等著九卿詳議定例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各部院漢司官屢經侍班朕得認識滿司官中間有不甚認識者嗣後凡遇理事之日著將滿司官四員漢司官四員一體輪流侍班引見伊等若有條奏之事卽於侍班時密封具奏止許條陳一事不得以

數事並奏如此則司官之賢否優劣可知矣

又奉

上諭士子讀書應試須專心講習方可望其成就八旗舉人生員內在護軍執事人行走者朕念其用度艱難恐致分心是以於雍正元年特加殊恩令其退回仍賞給錢糧養贍俾得專心讀書勉勵上進庶國家可收得人之益今已三年有餘其中或有年力衰邁及不肖之人徒領錢糧無志上進虛糜國帑者亦未可知若不加考課分別勤惰無以鼓勵人才著查弼納查郎阿於會試後將八旗滿洲蒙古舉人生員漢軍舉人查明人數請題考試其考試官將應行開列人員請旨派出分別等第並驗其人品優劣具奏

初九日

諭吏部盛京五部司官多係本處居住之人互相交結瞻徇情面通同作弊欺隱上司習俗甚是不堪朕屢降諭旨不能悛改若不盡行調換難於整頓爾部將盛京本處之人現任郎中以下主事以上人員查明人數悉行調來以京員用其員缺著在京各部堂官揀選辦事中等司官爾部帶領引見補用所遺員缺卽將盛京撤回之員補授如此則盛京堂官易於辦理而盛京部院積習可以悛改矣

又直隸總督宜兆熊等叅奏原任大名府知府曾

逢聖虧空錢糧奉

上諭曾逢聖著革職押解交與該督等嚴審追擬具奏  
曾逢聖曾經李維鈞保舉蔡珽又在朕前力薦及蔡  
珽獲罪之後又奏稱曾逢聖操守不好揣蔡珽之意  
或因朕已不信其言故特如此陳奏巧於庇護曾逢  
聖又或因已身有罪唯恐連累曾逢聖或曾逢聖實  
有劣蹟唯恐累及已身故如此陳奏均未可知及朕  
詢問李紱李紱又言曾逢聖居官並無操守不好之  
處李紱與蔡珽相爲表裏此語未必不出於蔡珽之  
指使今宜兆熊劉師恕將曾逢聖虧空之處叅劾前  
來則李紱從前何以徇私欺罔在朕前保奏著詢問  
李紱令其明白回奏朕觀曾逢聖辦事有才而人品  
心術俱不可信乃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之人若循  
分守法則不應有營私作弊之事若營私作弊則不  
止一端今情節旣已敗露著交與宜兆熊劉師恕將  
伊任內有無劣蹟一一確查若有情弊卽行題叅一  
併質審並曉諭伊原任地方之屬員百姓等有實在  
被屈及深知伊之劣蹟者准其赴總督衙門控告

初十日奉

上諭王游原係阜城縣知縣經蔡珽奏請調繁補授清  
苑縣知縣及李紱到任後朕令天下督撫各明保一  
人李紱將晉州知州閔堯熙具本保奏又具密摺力

薦王游爲直隸州縣第一好官更在所保閭堯熙之  
上又奏稱因伊係特用之員故不便明保等語朕以  
李紱斷不忍欺朕遂調王游引見特授大名府知府  
今據宜兆熊等叅出王游在清苑縣任內虧空錢糧  
倉穀等項甚多天下豈有好官而虧空國帑倉儲者  
乎朕因李紱薦舉卽將王游從知縣超陞大名府知  
府推心置腹至於如此而李紱竟忍於心懷欺詐以  
負朕乎朕思王游雖經調繁亦不爲特用之員而李  
紱指爲特用不行明保其意必以王游本不可信恐  
日後敗露累及已身故不居保薦之名而欲指爲朕  
之特用也且一面明保閭堯熙一面卽密薦王游在  
閭堯熙之上此乃巧於力薦王游其狡詐姦回欺罔  
已極著大學士九卿詢問李紱令其明白回奏至王  
游虧空清苑縣錢糧倉穀接任知縣交代時李紱必  
有逼勒承受情弊著宜兆熊等將實情審出一併具  
奏

十一日奉

上諭朕辦理天下事務惟有物來順應初無成見成心  
蓋天下庶務設繁人情詐僞變幻百出朦蔽欺罔之  
處往往有之而一時聽從遂不能不有所錯悞此亦  
勢所必然惟知其錯悞而卽爲改易不存回護之見  
則悞者可以不悞而是非瞭然人亦知所警懼所以

古之聖賢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朕常以此自勉也如蔡珽程如絲一案今日特宣諭爾等知之當日年羹堯奏請四川開設鼓鑄蔡珽執奏以爲四川不產鉛筋及那親到彼則奏稱川省本有鉛筋而蔡珽勒令各屬誑稱無鉛以撓公事因將鉛筋鍊就進呈似此顯係蔡珽欺罔比時蔡珽又有威逼知府蔣興仁自盡之事年羹堯又奏其任內劣蹟種種是以朕將蔡珽革職治罪及蔡珽到京而年羹堯諸事敗露朕召蔡珽入見伊瀝陳已之枉屈及平日抗拒年羹堯以致被謗之處并年羹堯貪酷殘暴各款朕看其爲人聽其言論似乎尚屬和平不應有逼死屬員之事是以宥其罪而用之伊在朕前奏稱程如絲爲四川第一好官因得罪年羹堯是以誣叅必欲致之死地今今年羹堯審訊伊必加以重刑則程如絲身命莫保等語朕以年羹堯素性殘虐蔡珽之言自然確實朕豈忍令地方好官受年羹堯之荼毒因降旨令石文焯秉公審理朕並未授意於石文焯令其如何審斷也乃石文焯審得年羹堯所叅程如絲與販私鹽放鎗殺人之處俱係寬抑具題前來朕因蔡珽力言程如絲居官甚優是以用爲四川按察使以觀其後效至於程如絲被叅之案及石文焯審理之處比時雖然歸結而其中虛實真僞朕究未釋然於中數



年以來未嘗不時時留心訪察也前者檢閱汪景祺  
記載程如絲貪橫一條云程如絲重賄蔡珽調補夔  
州知府程如絲至夔凡商家所有之鹽盡以半價強  
買之私鹽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窮民程  
如絲悉奪之私鹽船過夔程如絲遣人籍其鹽私商  
不服程如絲集吏人鄉勇獵戶汛兵幾千人往捕治  
之私鹽及商人過客艤舟關前皆不得過捕者至鳥  
鎗弓矢競發私商亦拒捕私商與捕人死者枕藉商  
人過客斃者無算百姓洶洶幾構大變蔡珽庇之不  
以上聞湖督楊宗仁受客商呈詞欲入告程如絲指  
稱是年大將軍意揚督竟寢其事年公聞之遂具題  
參劾奉旨革職拏問蔡珽入覲力言程如絲爲天下  
第一清官上將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撫石文焯  
秉公確審石欲脫程罪且議復其官以合聖意嗚呼  
浙撫黃叔琳以置土豪賀茂芳於死遂革職問罪乃  
知府殺人不計其數而反無過乎汪景祺記載之言  
如此伊乃年羹堯門下走狗其言何足爲據且謂石  
文焯出脫程如絲之罪乃迎合朕意此語更屬悖謬  
朕本無意石文焯又何從而迎合之若云朕有所庇  
護則年羹堯乃朕當時藩邸舊人多年効力朕不庇  
護年羹堯而乃護素不識認之程如絲乎卽如黃叔  
琳深受朕恩由太常卿歷陞巡撫極蒙委任優眷朕

不庇護黃叔琳而乃庇護一海寧無賴之光棍乎朕  
之賞罰悉本至公無一毫偏向之處而石文焯之開  
脫程如絲者或因已與年羹堯素日相好故意將年  
羹堯所叅之案審虛以避嫌疑或爲蔡珽流言恐嚇  
故特翻程如絲之前案二者均未可定今觀蔡珽草  
率放縱徇私妄爲則偏向程如絲顛倒是非乃伊之  
實情而其所行背理之事較甚於此者更難悉數孔  
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汪景祺雖犯重罪身正典刑  
然其言未必字字皆虛今伊既有程如絲枉殺多人  
之語則外間爲此語者必不止於汪景祺一人此處  
甚有關於國家之政事必須究問明白得其實情始  
足以清吏治而肅官方剖是非而除壅蔽在朕謨聽  
欺罔之言誤用宵小之輩寧可認錯不肯容姦寧受  
前後反覆之名不肯蹈文過怙非之誚諸臣試思之  
朕不自回護其過失又豈肯爲他人掩飾其罪愆乎  
程如絲與販私鹽放鎗殺人一案著侍郎黃炳前往  
四川會同岳鍾琪馬會伯及湖北巡撫憲德逐一明  
白審理從前被程如絲之害者多係湖廣之人著憲  
德一一查出帶往四川質審再此案內有應行質審  
之人俱聽黃炳等行文調取質審目今岳鍾琪現在  
四川著行文令伊暫留川省辦理此事蔡珽候刑部  
案件質問後卽行發往四川石文焯亦著前往四川

於黃炳等會審時令蔡珽石文焯二人在傍觀看

十四日奉

上諭通政司叅奏蔡珽將題本誤用奏本內閣又復叅奏蔡珽於本章首行違例連寫府丞銜名蔡珽曾爲大臣歷官內外辦事多年豈有本章定式茫然不知之理且伊亦曾在朕前將奏本題本之處陳奏極其明晰今乃錯悞若此或伊故意造作以試探朕意或伊負恩妄爲天奪其魄著俟蔡珽到京之日九卿詢問具奏

十七日吏部議駁河南巡撫田文鏡請將理事同

知偉璉以陞銜留任奉

上諭偉璉著照該撫所請以陞銜留開封府理事同知任但該撫疏稱闔省紳士兵民合詞攀留等語此處不應入於章奏凡紳士兵民保留本地官員之處久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嚴禁蓋脅衆罷市等情該督撫等必行查究故匪類尚不敢輕犯至於保留官員向來並不究問其根由故小人不知畏懼此唱彼和聽人指使賢愚混雜顛倒是非種種弊端如賄買要結之事皆從此出而地方官員必至枉道以求悅於人此風斷不可長如屬員果係賢能稱職該督撫等卽據已見具題保薦朕自酌量俞允不必牽引紳士兵民攀轅

臥轍等語以閑小人生事之端嗣後各省督撫提鎮一體遵行

又刑部等衙門議准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趙智被伊胞兄趙宗痛毆情急回擊中趙宗要害殞命趙智擬斬監候奉

上諭趙智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弟毆兄死乃人倫風化所關法無可貸但因其中畧有可原之情故交與九卿再三酌議衆論僉同然後改爲監候以姑緩其誅此不過數十案件之中間一從寬之事也昨李紱審擬楊四毆死馬順一案公然以楊四護父強引鄭確護母之例欲寬其罪夫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大臣惟有按律定擬以待朕之酌量若似李紱之枉法市恩徇私要譽則是朕之法外施仁偶然原情寬宥之處臣工皆強爲比照題請以濟其私而用法多不得其平矣內外臣工當以李紱爲戒

十八日奉

上諭佐領等並無協同辦事之人若佐領遇有他故不獲辦事該都統輒隨意委人署理與其隨意委署不若每佐領額設副佐領一員令其協同佐領辦事既可互察弊端而事件亦不致於遺悞補授之時將大臣官員以及驍騎校等視其人材可用力能管轄者令其兼理庶於事有裨益著八旗都統議奏

二十日奉

上諭向來督撫提鎮陳奏本章例有副本投遞通政司衙門又有揭帖知會關涉之各部院往往緊要之事未達朕前而先已傳播於衆口又如內外咨呈文書往來該衙門尤易疎忽以致匪類探聽多生弊端間有緝拏之犯聞風遠颺遂致漏網此皆不慎之故貽悞匪輕嗣後一切本章以及咨呈文書除平常通行事件外其有關涉緊要之案與緝拏人犯之處內外各衙門應密封投遞各該管官應謹慎辦理以防漏洩倘有疎忽將來事發之日究問根由必將漏洩之人及該管官員從重治罪其稽察之處交與科道官員倘有疎忽漏洩之事科道不行查出亦一併加以處分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又

諭吏部會試舉人著爾部揀選引見併問九卿將所知者舉出再舉人內有伊等同鄉素日推服之人亦著舉人公舉或數人共舉一人或十數人共舉一人俱將姓名註明務須有猷有爲有守之人方可推薦不得冒濫

二十四日禮部奏會試舉人叨荷

特恩合詞陳謝奉

上諭朕視天下萬民皆爲一體況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屬之意愛養培護卽如自厚其身此皆出於中心之自然並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叨荷特恩合詞陳謝是尚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爲篤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尚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爲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已端方則通籍於朝必能爲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之選卽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爲衆人之坊表故士習旣端而人心尚有不正風俗尚有不淳者無是理也爾等旣感朕恩卽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爲國家所倚賴如此方爲實心報效不在感恩奏謝之儀文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操守乃立身居官之要而操守真正清廉又實屬甚難之事如怡親王之一塵不染其存心有如鐵石諸臣無有能及之者實目中所僅見可爲大小臣工之模範如年羹堯等貪贓壞法之徒肆行妄取及至身敗名辱重罹罪譴家資盡入於官追悔莫及亦何

益之有哉凡人立身居官當先定一主意終身守此而行不改尺寸卽如出門行路之時自然預定主意認定一條正道前往斷無有信步亂行之理亦斷無有知其爲荆棘險阻而肯由此而行之理何以於立身居官此等大節則冒昧苟且任意妄行若預先茫無定見者且明知其爲悖理犯法可危可懼而往往以身試之是何異於行路者明知其爲荆棘險阻而以身陷入其中哉此等之人總由於私意固結於中財賄誘惑於外貪小利而忘大害顧目前而喪生平是以舍正路而弗由履危途而弗覺誠可憫可歎之甚也

又戶部奏川省復設舖司工食銀兩內餽送扣留各項分別著追奉

上諭此案該撫等疏稱餽送塞爾圖進藏盤費銀一萬六千兩應交該旗著落追賠等語此項銀兩若果係年羹堯餽送塞爾圖則動用公帑者乃年羹堯之罪與塞爾圖無涉不應於塞爾圖名下追賠若係塞爾圖巡撫任內之事則塞爾圖不應借進藏盤費名色動用公項今祇含糊著落具題皆係從前稽查此案之人不行秉公查勘若非故意屈抑塞爾圖卽是有心袒護塞爾圖矣著交與岳鍾琪馬會伯將此項再行確查具奏

又刑部奏叅革高安縣知縣鄭勛私置糧斛一案  
該撫所議未協應令再審奉

上諭部頒制斛不能敷用是以該令私置一斛此亦情理之常若借此科徵米石自應重治其罪今該撫審得徵收漕米一萬二千餘石只多收米二十八石據此則該令本無貪婪情弊可知裴稔度原叅民怨沸騰之語既無實據該部何得執此一語必欲窮究強坐其罪所駁不是著另議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京師爲輦轂重地理宜肅清但五方雜處品類混淆往往有各省游手姦僞之徒潛來居住招搖生事種種不法或呼朋引類訛詐錢財或捕風捉影指稱緯路或打探信息囑託衙門或捏造浮言煽惑衆聽以及開場局賭誘人爲非者難以悉數此誠擾累地方干犯法紀不可一日容隱者也朕思京城內外遠人聚集者雖多皆有容留居住之處或係客店寺廟或係親友居停或係租賃房屋但就其住處稽查自可得其踪跡除現任官員外如係候補候選之人必有仕籍可稽至於讀書之人或應試到監或處館作幕貿易生理之人或行商坐賈或工匠手藝以及醫卜梨園肩挑負販皆必實有本業營生方可聽其在京居住若閒散游蕩出入詭祕託名餬口四方而實



無恒業者卽係姦偽棍徒立宜擯逐嗣後應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順天府督率屬員於九門五城地方嚴加察訪并出示曉諭京城內外客店寺廟以及官民人等果知其人行踪來歷可以深信方許容留棲止倘係面生可疑踪跡莫定或人雖熟識而生事妄行者槩不許容留居住若徇情受賄一時姑容經該管官員訪出或本人日後事蹟敗露必將容留居住之人連坐治罪如此則招搖撞騙之徒無地可以潛藏而輦轂之地得以肅清矣其作何察訪取具保結之道不使賢愚混雜並令奉行得宜不至滋擾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

又

諭吏部兵部刑部盛京人員習氣澆薄營謀鑽刺朋比侵盜甚是無恥屢加教誡終不悛改皆緣犯法叅革究治之後仍在本地居住往往生事滋擾誘人爲非無所不至此等敗類若不卽令遷移望風俗之歸於淳厚終不可得嗣後盛京居住滿洲蒙古漢軍文武官員除因公註誤獲罪者仍准本地方居住外其犯侵盜虧欠錢糧及姦貪訛詐之事降革者酌其所犯事由或令來京歸旗或著於各省滿洲駐防之處安插如此則不肖之徒漸少而盛京澆薄之習可息爾三部嗣後凡遇盛京人員犯罪案件俱照此定擬仍

將從前盛京旗員所犯侵盜錢糧姦貪訛詐等案內  
廢員查明奏聞

二十七日刑部等衙門議覆西安巡撫張保題奏  
唐十兒等毆死屈三讓照律治罪奉

上諭該撫等審擬唐十兒之罪強引罪人不拒捕而擅  
殺之條甚屬草率屈三讓奪箱之後又用鐵尺打傷  
王二則與罪人不拒捕之條不符矣唐十兒平日與  
屈三讓果否不相認識著該撫等確加審訊若唐十  
兒平日認識屈三讓則當另引相符之律定擬唐十  
兒之罪若不認識屈三讓則當被奪之時伊但視爲  
中途搶奪之人情急毆打亦事勢之常且屈三讓遲

至次日殞命唐十兒情有可原著免死減等發落照  
例追埋葬銀給付死者之家王二係專管馱箱之人  
見被搶奪白無束手聽從之理乃被屈三讓毆打至  
於傷胯落齒王二情急還毆實屬無罪今該撫等擬  
以杖責甚爲屈抑王二之罪著寬免若已經發落著  
該撫照杖責折贖之數出銀賞給之

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議奏侍衛達爾當阿鑽營  
圖謀擬斬監候奉

上諭朋黨之爲害所關甚鉅是以凡有犯者朕必窮究  
根柢斷不寬宥從前以達爾當阿之事大臣內或有  
黨徇指使之入故交部嚴行審究今旣審無別情該

管大臣官員治罪之處俱著寬免達爾當阿係阿靈阿之子阿爾松阿之弟看其人之行藏心術不減阿爾松阿著將伊發往寧夏披甲當苦差若果實心効方伊罪尚可寬免

雍正五年閏三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日理萬幾惟欲周知庶務通達下情是以廣開言路令人條奏事件冀於政治有所裨益近見條陳人員內頗有能據實陳奏不避嫌怨切中情弊者朕思此等之人其言既可採錄則其善亦不可泯嗣後凡內外大小引見人員有所奏條陳曾經發交廷議允行者著吏部將姓名事件記明檔冊其人日後或被堂官叅劾或被督撫糾叅該部議處覆本之時著將該員某年條奏某事曾經允行之處寫簽夾於本

內進呈以便斟酌其事之重輕量與寬減則國家政  
治既得條奏之益而其人亦深受敢言之效庶可共  
加勗勵也

又

諭八旗大臣旗人犯枷號鞭責治罪革退官兵並無恒  
業在京閒住倚靠親戚爲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伊  
等無事遊手好閒自必爲非作惡將此等之人查出  
令於京城附近直隸地方耕種井田其作何安置之  
處爾等會議具奏

初二日大學士等叅奏詹事陳萬策典試回里行  
事狂妄奉

上諭陳萬策著交部嚴察議奏丁士傑身爲提督乃曲  
意逢迎本地鄉紳將國家名器褻慢視之私自借人  
輕用又不將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據實奏聞則平  
日之徇情瞻顧可知丁士傑甚屬不合亦著交部嚴  
察議奏候選州同李尊仁於

聖祖

仁皇帝忌辰演戲大干法紀陳萬策始則說與知縣  
令其究問後又令其且緩勿究甚屬多事情弊顯然  
且陳萬策強令地方官平糶又查問倉穀數目又煽  
惑鄉保具呈無非恐嚇地方官員而博鄉人之感頌  
陳萬策既欲加惠鄉里著福建督撫將陳萬策所有  
家產貲財查出換易米穀散給伊本地窮民

初四日吏部議覆梁愈達條奏書辦冒充重役官員處分已有定例無庸議奉

上諭蠹吏舞文弄法地方官員往往被其引誘弊端甚多斷宜嚴禁本內議稱書辦重役冒充官員之徇庇久經定議嚴立處分將梁愈達所奏無庸議等語此事若果通行各省遵奉梁愈達係候選之員豈有不知而尚以此陳奏乎若云議定之事卽無庸再議此不過草率塞責之語且從前只議禁止蠹吏並未議及如何稽查之處是以積弊仍在無從剔除今應作何稽查之法或交與督撫或責成司道務使胥吏不能作奸弊端得以上息著再議具奏

又翰林科道議准石埭縣知縣林天木條陳紳衿一體編入保甲奉

上諭林天木奏稱紳衿與齊民一體編次保甲此事自應酌量妥協方可施行據奏看柵支更令以家人充當等語恐單寒之士無人供役轉致苦累其勢有所難行此議尚未妥協將本發還著再議具奏

又兵部議駁大學士蕭永藻請以

**陵寢贊禮郎揀選補授防禦奉**

上諭此事從前部議准蕭永藻所奏遇防禦缺出於鳴贊內揀選引見補授朕曾降旨以防禦係有責成之官鳴贊內如果人材可用未嘗不可補授若無可以

補授之人則自京城補授亦可所降諭旨甚明今兵部議覆本內並不將所降諭旨聲明止稱若於鳴贊中揀選聲音好者補授恐其不能勝任應將蕭永藻所奏遇防禦缺出以鳴贊補授之處無庸議夫鳴贊內豈無一可用之材况朕於鳴贊內用至大臣者有之豈可一概棄置今並不酌量情理但任意草率議奏甚屬不合此本發還著再議具奏查彌納著交部嚴加議處

初五日諸王大臣等叅奏法海鑽營狂妄應按律正法奉

上諭法海原係革職發往軍前効力之人伊到軍前並無出力之處惟極力鑽營阿附允禩自謂有所依庇輒敢擅自回京又有種種不法之處本應按律正法今從寬免死著發往查漢托輝交與通智單疇書管轄聽其差委在水利處効力行走一切事宜毋許干預若果實心効力則已如仍不實心効力狂妄虛詐著通智單疇書卽行叅奏

初九日九卿遵

旨揀選下第舉人命往各省委署州縣吏部引見奉

上諭守令乃親民之官關係百姓之休戚故得其人則民生被澤而風俗日淳不得其人則民生受累而風

俗日薄自古安民必先察吏此不易之經也朕御極以來夙夜孜孜欲使薄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而此願一時難遂者則以縣令之不能盡得其人也果能得有猷有爲有守之人布散各省分膺民社之寄彼一人之精神力量足以貫注乎一邑凡督撫大吏耳目心思之所不能遍及者縣令皆能體察經理之則民生安得不厚風俗安得不淳而朕心無一夫不獲之願於是乎可遂矣向來各省縣令多循資按次照例選用之員故其中庸碌無能者有之年力衰憊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以致苟且因循貪位竊祿諸事闕冗職掌廢弛此等之人尚不能顧一身之考成豈能爲地方之憑藉乎今因會試後天下舉子齊集京師朕思其中必有才品兼優之士是以特加遴選畀以縣令之任爾等亦各鼓舞踴躍欲乘此年力精壯之時爲國家宣猷効用意亦甚善然朕之所望於爾等者不僅在於辦理刑名徵收賦稅了簿書期會之責而已必須實盡父母斯民之道視衆庶爲一體剛柔相濟教養兼施化澆薄而爲醇良懲僉邪以安善類古稱愛民如子此語最宜體會父母愛子之心未有不教之正者縣令果視民如子豈有優柔貽害姑息養奸行婦人之仁忘聖賢之義而可謂之痼疾保赤者乎書經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自古聖

賢爲治皆尚實政最惡虛名若時存沽名市惠之心必至爲同流合污之鄉愿又何能爲整綱飭紀之良吏乎從來父子之間施者不以爲恩受者并忘其感守令之於民果能潛移默化使閭閻習爲固然而泯其感頌之迹斯不愧父母之稱而媲美古之循良矣紳士居鄉每多違理肆行之處且師生年誼固結攀援弊端種種朕令有司約束勸導之者無非欲其屏除舊習同歸於善並非令地方官有意摧折之也爾等蒞任後於紳士之品行端方者則當加意敬禮以樹四民之坊表其小有過愆者則勸戒之令其悔改其不可覺悟不可寬宥者則置之於法以警其餘如此則賞罰公明輿情悅服而觀感興起比戶可封矣爾等旣叨鄉薦皆以古之孝廉相比擬所當早夜思維何以克副此孝廉二字平時株守寒窻則以不獲見用爲嘆今見用矣正可以展布素懷發抒夙抱且以下第之人選期尚遠而朕破格遴選授以官職卽論感恩圖報之常情亦當人人自奮况朕心實仗爾等爲朕教養斯民移風易俗以成一道同風之盛爾等豈可薄待其身而爲陋習所漸染私欲所牽制乎爾等果能卓然自立不負選用朕自格外加恩倘拜命之初一時感激而蒞官以後頓改初心則不但國典王章無可寬貸卽清夜靜思亦應無地自容矣勉



之勉之

初十日奉

上諭凡州縣錢糧之虧空總不出侵欺那移二項當其  
侵那之時官固主之而經手之經承自無不知也乃  
不行稟阻且從而慫恿之以便作奸分肥迨至本官  
監追而經承且優游於事外本官問重罪而經承僅  
得不行稟阻之處分故凡虧空纍纍多由於官吏之  
相成也朕意以爲經承庫吏經管倉庫之人亦宜重  
其處分之例更定以勸懲之法凡州縣官到任則先  
揀選殷實老成胥吏二人以充錢糧總吏通詳報部  
凡徵收錢糧卽令隨徵報解不得存留內署承辦五  
年該縣無虧空者卽將總吏各部以九品雜職卽用  
本官少有虧空該總吏力行稟阻如不聽從許徑赴  
司院呈明免罪若該吏不行稟阻致本官以虧空糾  
叅卽將經承一同監追該經承減本官一等治罪如  
此則經承有所責成迫於勸懲不敢順從本官擅動  
國帑亦杜絕虧空之一法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  
九卿會議具奏

又九卿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條陳捐納貢監歸  
併學臣約束奉

上諭該撫疏稱捐納貢監平日學臣毫無約束之權且  
與文武生員歸併學臣約束之例亦不畫一等語今

部議捐納貢監應褫革者令地方官申報督撫移咨  
學臣一面褫革一面報部等語此議尚未周備捐納  
貢監既令學臣約束若必俟督撫移咨學臣則學臣  
仍無約束之權嗣後有應行褫革者令地方官申報  
督撫學臣其事屬督撫者准督撫移咨學臣其事屬  
學臣者准學臣移咨督撫如此始爲周備著將此本  
發回添入此語

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從前將軍噶爾弼奏盛京海洋應添設水  
師營分佈三處至鳳凰城訖於海塘議政大臣已經  
議准續據尹泰奏稱自山海關迤南錦州復州蓋州  
方海洋係進登州之海口不比大海旅順口關現  
有水師營今天津又設水師營此二營之水師儘可  
輪班巡察若又添設水師營將來製造船隻修葺營  
房以及兵餉等項所需錢糧浩繁究於巡察無益等  
語經議政大臣議令噶爾弼尹泰會同畫一定議具  
奏今噶爾弼尹泰仍各執己見具題朕意以尹泰所  
奏爲是如添設水師營果於巡察有益卽多費錢糧  
亦應舉行今旣無益又何用添設從前朕降諭旨將  
盛京穀石由海用船運至天津盛京大臣奏稱盛京  
所有船隻難以海運穀石看來盛京所有船隻未必  
照數全備水手未必熟練著將朕旨曉諭議政王大

臣此原係議政所議之事著再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據邁柱奏稱江西存倉穀石向來俱係二錢一石折價存留各縣價銀二錢買穀一石實屬不敷等語朕思離任官員交代之際並無穀石在倉而以二錢一石之賤價交與接任之員接任之員力難賠墊以致穀石空虛弊端種種國帑民生均受其累此皆裴率度及歷任布政使等徇情市惠強令接任官員收受之故著將江西通省折價銀兩交與裴率度及歷任布政使作速照數買穀還倉不得借端絲毫派累小民其作何勒限及分派經手原任布政使之處著邁柱查明定議再直隸各省倉穀若有前任官折價存庫者不許新任官接受交代仍令前任官買穀交倉不許顆粒短少其該管督撫上司亦不得徇情寬縱倘敢故違定將本官及該管官分別從重治罪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何祥書以旗人在內廷當差行走蒙

聖祖仁皇帝之恩用至京營遊擊又

特授爲山東登州總兵官何祥書自應感戴

聖恩竭力圖報乃聞伊聲名甚屬平常朕欲試看故調爲古北口提督伊到任後仍聞操守不好而未得實據

但奏對與所辦之事甚是糊塗不能勝提督之任是以調取來京今聞伊回京時索取永協山海路千總韋正銀六十兩薊協喜峰路把總曾受爵銀五十兩提標左營把總王如綸銀五十兩永協山海路把總武順銀四十兩永協石門路把總賈瑞豹人參半筋貂皮四張再武弁拔補請劄俱勒索公費銀十六兩爲肥已陋規以上各項雖未知虛實若何然人言如此必非無因著交部嚴察議奏何祥書旣無操守則其任內必有勒索屬員賄賂之事著交與郭成功逐一詳查並曉諭各屬員從前曾有餽送賄賂何祥書之處著伊等一一自行首出朕皆開恩免其處分倘此時隱匿不首或何祥書自行供出或何祥書家人說出或從別處訪聞定將隱匿不首之人從重治罪  
十二日兵部奏浙江武舉會試應照文舉人例停止奉

上諭士習澆漓不干武途若言文生習武則武技亦非易能之事如果文生能立刻習武則武生亦可旦夕能文矣况浙省文有餘而武不及毫無不便之處此奏草率武科著照舊會試

十五日巡察御史苗壽等叅奏灤州知州吳肇等驗審命案草率朦混奉

上諭該部察議具奏苗壽此奏及關柱從前所奏永年

縣命案俱非巡察御史職掌管轄之事但御史有風聞言事之責似此有關民命之大案自無推卸不行陳奏之理倘巡察官員因苗壽關柱等此番陳奏相率藉口仿倣濫收詞狀以滋繁擾則斷乎不可著將此駁諭知之

又河南巡撫田文鏡叅奏中牟縣知縣章兆曾承緝遲延奉

上諭章兆曾著議處具奏向來河南有老瓜賊爲害於往來行旅近見該省屢有圖財害命不知兇犯姓名之案或係老瓜賊潛匿傷人亦未可定著巡撫田文鏡按察使彭維新設法緝拏務除匪類免致拖累無辜此案內張小吾旣審無謀害實據卽應釋放不得因兇犯未獲羈留拖累藉口搪塞

十七日奉

上諭昨有人條奏云江南地方屢蒙賑恤弘仁近又興修水利卽編戶細民莫不感激圖報况乃身列縉紳曾受朝廷厚恩現在擁貴富饒豈可將此等重大公事推作不知祇爲肥家之計如原任禮科給事中陳沂震在京時專能鑽刺包攬保舉及爲山東學院將武生全賣文童過半告病遊學無一不取聲名狼籍與李樹德朋比分肥每年包送銀三萬兩後差滿時樹德又爲題留復終一任且沂震嘗借當差之名拒

絕伊之親友凡有求其資助者分文不與俱以將來密雲城下永定河邊不知誰爲親友等語作書相覆彼原打算廣賣銀兩除當大差外仍留餘步究竟並未爲國家絲毫出力夤緣漏網得免派差今居吳江縣桐廬鎮將城內當舖收起現在開有三大棧房廣囤米石貲本豐盈江浙兩省接界之處田產買賣現銀甚多伏思皇上發帑興工無非爲萬民籌畫陳沂震卽使捐資助工亦於已之田畝有益公然婪贓蓄積爲富不仁欲思安然享用全無急公報効之處深屬可惡查陳沂震年雖七旬精力尚強長子係舉人次子當家父子唯以盤剝窮民爲事懇請勅下副都

統李淑德江蘇撫臣陳時夏將伊二子調赴工所使將長橋一帶及吳淞江工程量力捐銀三四十萬兩尚爲易舉哀有餘以補不足用一人以濟千萬人天理人情旣屬允協而兩省之水利亦俱可添補興修矣條奏之言如此向來學政諸臣營私網利久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本欲將伊等置之於法以懲貪婪

祇以

聖心仁慈有所不忍故擇其聲名甚劣者罰以修河築城令其効力使不得擁厚貲而長貪墨之風又姑且保全其身命此乃法外之仁也至於聲名好者如李光地張鵬翮朱軾陳世倌等則不但不曾令其効力且

重加擢用而嘉獎之其餘不會令其効力者不可勝數此天下所共知者乃奸邪宵小之徒見修河築城之舉不知感戴保全寬大之恩轉藉口以遂其納賄婪贓之計良心盡昧天理何存至條陳所述密雲城下永定河邊之語向來實有此言甚屬悖謬自朕卽位以來嚴加訓飭至再至三而諸臣果能洗心滌慮潔已奉公屏除昔日陋習朕甚嘉之若有一貪婪不法之人則求如從前之密雲城下永定河邊豈可得哉陳沂震聲名旣劣而又巧於規避今當江南興水利之時著交與陳時夏李淑德令伊出貲財一二十萬兩爲地方辦理公事並交與陳時夏查訪不得容其隱匿

又

諭內務府來京考試舉子等朕加恩體恤屢諭崇文門監督不必查其行李致滋勒索但恐巡役人等未必奉行盡善且恐日久弊生或有不肖之徒假冒舉子名色夾帶貨物亦未可定爾等可於蘆溝橋查稅之所設立店房務期寬展可容多人令考試舉子等卽於店內安放行李其有無應行上稅之項爾等著人查看看畢給與照票令其入城廣寧門不必重查如此則舉子行裝不致狼籍亦可免宵小假冒之弊卽尋常商賈在內居住歇宿亦屬甚便此事可否舉行

之處爾等詳加酌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保定府舉人蘇庭條奏內稱直隸帶徵錢糧州縣併催以菜色初起之民當三春絕乏之日辦理實難請俟二麥登場三秋納稼之後酌年歲豐歉以定帶徵多寡之數等語直隸地方前歲被水歉收朕念切痼瘼焦勞倍切至頒發倉儲七十萬石以爲賑糶之需又興修各處城垣水利工程約費帑金數十萬兩俾小民傭工以餬其口撫恤之政無所不周查賑之員絡繹於道所以爲畿輔百姓謀安全者已盡朕心力矣幸荷

天鑒佑上年二麥大收秋成亦屬豐稔遠近黎庶其樂安居無不感朕恩澤至於帶徵錢糧乃國家惟正之供朕何敢市私恩以邀譽今既格外施仁寬期於從前而補償於今日小民淳朴者多斷不忍於受恩之餘又存拖欠國課之想假使民力果有不足該地方大吏有司自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暫緩催科之令必不至迫急滋擾也蘇庭旣係舉人乃讀書明理者尤當感戴朕恩以完課急公勸導百姓今乃倡議緩徵希冀僥倖以惑人心並言小民菜色初起夫菜色初起四字或可用之於雍正三年秋成被水之後奉旨賑恤之時而蘇庭用之於雍正四年秋成豐稔之



後尚得謂之公論乎直隸紳衿包納錢糧積弊種種  
衆所共知蘇庭必係此等之人故爲此奏以自便其  
私著將蘇庭革去舉人發與總督宜兆熊劉師恕將  
蘇庭向日居鄉爲人一併查明具奏

又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聞京城內有捏造謠言誑騙愚民  
遊方僧道自稱神仙聚集多人做會者似此匪類著  
卽拏究治罪遞解回籍行文嚴飭地方官永不許出  
境若再來京被獲將地方官一併題叅治罪斷不姑  
恕歲底著地方官必將解犯存亡詳報爾衙門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三農仰資雨澤所重尤在春時今年三月間直隸  
地方雨暘不一朕念切民依時時體訪昨閏三月十  
一日京師及近畿之地俱得雨澤而薊州咫尺聞僅  
有微雨不能霑足朕向來屢降諭旨凡水旱災稔之  
故或因朝廷政事闕失或因該省大吏及該郡邑有  
司有乖職守各致愆尤或因本地風俗偷薄人情澆  
漓此數者皆足以上干

天和致使陰陽違序古人言此最爲詳備而朕研究天人  
感應之理確然知其不爽是以往復諄諄訓諭中外  
期於共相儆勉修人事以格

天心此念無一刻或忘也今春畿輔遠近雨澤不均朕再

四思維不得其故昨見保定府舉人蘇庭條奏請將  
本年帶徵錢糧緩其徵收而又故爲迫切愁苦之詞  
加以菜色字樣欲以聳動朕聽卽此可知小民之心  
無時饜足當收成偶歉之際蒙朕多方拯恤比歲緩  
徵而小民皆相習視爲固然迨及歲已豐熟全不念  
租賦乃惟正之供輸將乃分內之事仍思遷延僥倖  
遂其私心轉覺納科完糧爲意外之事相對輾轉志  
氣不舒遂致上干

天和甘雨不能應時而降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况自私  
自利之念蒙蔽於中而非理非分之望擾攘於懷旣  
忘朝廷撫綏保護之深恩又忘

上天錫福惠民之大德人情如此尚得謂之風淳俗厚而  
可邀

上天之眷佑乎夫錢糧出於地畝凡應完國課者皆係有  
產業之家並非無力窮民可比豈有上年豐收之時  
全不籌及於今年國課之理假若民力果屬艱難該  
地方大吏有司自然體朕宵旰勤民之至意暫緩催  
科斷不忍過於迫急竭民力而違朕旨也朕因小民  
習染旣久私欲難除不識君民一體之情不知天人  
感召之理致干

上蒼譴責垂慈示儆朕心深用憫惻切加訓飭果能遵朕  
諭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則俯仰寬舒心志暢適古

人云和氣致祥將見五風十雨大有頻書斷不憂水旱災祲之爲累若宵小無知以爲朕因催科降此諭旨則不但不知朕教養之深恩抑且昧天人感應之理矣著直隸總督督率有司體恤民隱教養兼施將朕此旨通行出示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民咸令詳悉知之

二十日陝西總督岳鍾琪叅奏夔州府知府喬鐸等隱匿夔關稅銀奉

上諭喬鐸著革職其捏結侵欺併程如絲扶同隱漏情由俱交與黃炳岳鍾琪會同該撫一併嚴審追擬具奏各省稅課銀兩向來隱匿者甚多雖經奉旨稽查而徵收官員瞻顧從前隱匿之罪仍復支吾不將實數盡行報出及至敗露則於隱匿稅課之外又添欺罔之重罪愈不可逭朕心實爲不忍今特沛寬大之典准各處將實在數目自行首出其從前多收之處免其究問朕旣如此開恩倘再有隱匿情由日後發覺定治以重罪著該部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一日

諭內閣九卿等從前朕用岳鍾琪爲陝西總督時蔡珽在朕前奏稱岳鍾琪不可深信朕諭之曰岳鍾琪之父素與年羹堯不合岳鍾琪受國家厚恩赤心報効斷無違背君父而有所瞻顧游移之理朕可以力保

之及岳鍾琪到京則在朕前甚稱蔡珽比時蔡珽諸事尚未敗露是以未將蔡珽讒譖岳鍾琪之處向岳鍾琪明言但微露其意而已年羹堯用兵之時蔡珽應運糧餉年羹堯欲借此陷害之故意將岳鍾琪所統之兵紆道往來調遣使蔡珽轉運不及以報其夙怨而岳鍾琪則於中設法周全使蔡珽得免遲悞之罪卽此則岳鍾琪實大有功於蔡珽而蔡珽亦不應以讒言報之也至於平定青海實係岳鍾琪之功年羹堯不過坐鎮指揮而已若非岳鍾琪智勇超羣剋期決勝則年羹堯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然岳鍾琪之所以奮勇直前者乃爲國家殫忠宣力以靖邊疆豈因年羹堯之私情而遵其調度乎岳鍾琪進京經過保定時蔡珽向伊言怡親王甚怒傅鼐囑伊留心似此無稽荒謬之言不過欲惶惑岳鍾琪之心使其到京茫無定見獲過於朕前以實其從前讒間之語也蔡珽詐僞彰露之後朕面加詰問乃仍敢於欺罔堅不承認後岳鍾琪奏稱蔡珽實有此語伊若不認臣願與面質朕批示岳鍾琪曰以卿股肱重臣朕豈肯令與市井小人質對此語所奏朕已知之矣令董繼舒來京與伊面質蔡珽理屈詞窮自認不諱岳鍾琪乃國家之棟梁封疆之柱石凡爲臣子者皆當加意敬禮愛重而保護之蔡珽乃忍爲讒譖於前又巧

爲播弄於後必欲使之得過以摧折棟梁柱石之材  
誠不知其何心似此大奸大詐負國負恩伊清夜自  
思更有何可置辯之處爾等可將此旨宣諭之其前  
後議罪之本甚多爾等可將各案彙爲一本定擬具  
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法敏素善沽名邀譽以取悅於人朕屢加訓諭尚  
不悛改卽如陝西修濬龍洞渠一事原係岳鍾琪密  
摺奏聞者岳鍾琪不敢自居奏請之功求朕特降諭  
旨且欲自行相助以辦公事其公忠體國如此法敏  
不過遵朕諭旨而於岳鍾琪酌定規模委員辦理之  
時卽欣欣得意以爲己功奏摺內稱岳鍾琪甫議興  
工卽赴川省臣到任後及時興修小民均霑水利等  
語其掠美市恩之意可見至於臨潼舊渠一段濬流  
建閘乃因龍洞渠之工程而潤色之初非法敏創此  
利民之舉也法敏旣欲增修亦當奏聞請旨或移咨  
岳鍾琪商酌定議始得大臣之體而盡朋友之道今  
乃擅自舉行且有矜誇之意無非歸功於己以博愚  
人之感頌以岳鍾琪法敏二人之居心行事觀之其  
務實務名之分相去霄壤矣朕降此旨並非與臣下  
較論功績也朕所辦理皆天下國家之公事實朕分  
所當爲但論當與不當耳有何功之可居諸臣所辦

理皆朕之公事亦諸臣職分中事並無功之可居若少涉於私則作威作福乃古聖之所深戒况諸臣皆朕簡任之人若奉行皆是諸臣之功卽朕之功也朕有德意乃賴諸臣匡勦入告之力朕之功卽諸臣之功也自古帝王天下一家君臣一體理當歸之於公若云臣下當歸功於上是又存偏私狹小之見更不知一德一心之義者也若如法敏此等存心凡遇薦舉人員加恩地方之事則爭競歸功於已而遇叅劾懲治之處則推卸於同官藉口於君上然則公忠體國者顧如是乎其增添臨邑工程動用銀兩著法敏自行捐修以爲人臣奪主之權欺世務名居心無恥者之戒

二十三日刑部議奏叅革太平縣知縣張學都虧空銀兩不准免罪奉

上諭此事部駁甚是張學都原叅續叅虧空銀兩多至六萬有餘祇完過七千餘兩其餘或於別案歸結或著落各員分賠從前審理此案時未必無曲爲開脫之處卽使分賠有人亦應俟賠完之日始免其罪今諸項未清遽將張學都免罪俾伊脫然事外可乎著交與德明將分賠各項有無曲爲開脫之處一一查明具奏仍將各項按限嚴追完結之日再將張學都奏請豁免如不能全完仍著落張學都名下追賠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李衛奏稱紹興府知府魏觀台州府知府楊滙補授已久尚未到任朕查楊滙於上年八月內補授台州府知府雖伊原任內有審訊事件然為期已逾半載太覺遲延魏觀於上年十月內調補紹興府知府因前任鎮江府交代事件留滯江南今已半載未赴新任若伊原任內果有緊要案件及經手錢糧一時不能清楚者陳時夏即應據實奏聞倘係尋常交代之事即當催令速結早赴新任免致要缺久懸嗣後各省督撫俱照此酌量催令屬員交代赴任不得任其遲延

二十五日

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當日

聖祖仁皇帝辦理天下事務六十餘年事事熟練故當奏事之時諸臣奏畢即令退散不必久待自朕辦理以來於大小政務未能洞悉周知而其果否悉合機宜之處亦未能自信每欲與諸臣商確討論以求其當是以諸臣奏事前來每多留一二時以待召見詢問又念諸臣伺候已久已過退食之時每令膳房頒賜飯食俾得飽餐以辦公事不至枵腹久待此朕體恤之至意也至於光祿寺每年動用錢糧仍遵

聖祖仁皇帝當年舊額無所增益其因添備桌飯而支用

者朕則另發內帑以給之朕躬行節儉教導天下時以樽節愛養爲心而此等多費之處實以辦理公事之故第恐衆人不知或以每日多備桌飯花費錢糧輒生議論故特將此細事詢問其應行應止之處爾等酌議以聞

二十八日戶部議奏原任直隸總督李紱所奏懷來縣倉廩倒塌小民挖食顆粒無存之處應行確查奉

上諭此項米石據李紱奏稱倉廩倒塌小民挖食顆粒無存等語夫官倉米數至於六千餘石之多豈有小民敢於私取竟至顆粒無存之理明係李紱有意市恩庇護知縣藉口巧爲開脫今部議行令確查與李紱本意不合可卽將此米石令李紱賠補以成就其市恩之意

又吏部議奏曲沃縣知縣葉華晬袒護劣紳崔致遠應革職奉

上諭崔致遠狂妄生事不守本分居家劣蹟種種豈但知縣有稽查約束之責其該管上司官亦應查出糾叅以維風化伊都立任數載何以不行約束又不據實題叅著伊都立明白回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聞會試舉人感朕特恩以今年爲朕五十萬壽特



於京城寺廟設立經壇以申頌祝之意此舉甚爲虛  
妄朕臨馭天下孜孜求治凡所行之事惟以循理爲  
本誠以理之所在卽

天意所在感孚默應捷於影響若朕所行悉合於理則問  
心無愧之處卽可以對越神明而輿情之頌祝與否  
皆可置之不問倘所行不合於理則雖有祝釐祈福  
之繁文正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朕儆戒乾惕之  
切無時或釋於懷舉人乃平日讀書明理之人當效  
法古之聖賢豈可爲此世俗誕妄之舉且朕正念士  
子貧寒者多歸途艱於資斧是以賞給路費今乃費  
於無用之地尤不能體朕之心矣倡爲此舉者必係

生事浮夸之輩本應查出究問但念羣情踴躍聞風  
附和者多姑免深究其所設經壇卽行禁止朕又聞  
各省督撫因朕今年五十萬壽欲購覓玩好之物以  
爲進獻者此舉尤爲不可夫地方大吏偶有進獻方  
物土產者不過借此以達其瞻仰之意而朕之酌量  
收納又復隨便分賜廷臣者亦所以聯君臣上下之  
情若今年亦只照每年之例備辦尚准其奏達朕前  
倘別有玩賞之物概不寓目朕仰賴

皇考福庇在藩邸數十年所蓄器玩頗有及卽位後見宮  
中傳留古玩器皿皆質朴之物居多實無奇異爲人  
所罕見者言之於人亦令人難信視朕藩邸所藏尚

屬不逮朕深用抱愧於懷當日二阿哥在東宮時廣蓄奇巧珍貴之物數倍於

皇考宮中之所有朕仰思

皇考恭儉至德實可垂法萬世欽服之誠切於五內益覺二阿哥之所爲可輕可鄙人人當以爲鑒戒也朕旣深知二阿哥之非若朕此時復留心玩好廣收進獻則將來子孫之賢而有識者豈不以此爲朕躬之累乎朕意欲俟暇時將宮中所有之物或係

皇考傳留或朕藩邸舊蓄一一分晰標記以明

皇考之儉德俾世世子孫共知之又安肯多收玩好以滋朕心之愧乎况朕所見甚多諸臣卽竭力購求亦不能出朕所見之外不過浪費貲財於市肆之中令小人得利而已在朕何所取乎朕澄清吏治令督撫諸臣共勵廉隅卽量予公費不過供其日用之需安有餘資搜求玩器倘轉索之於屬員則又開下吏逢迎奔競之漸尚望其秉公督率整飭官方乎朕心惟以民安物阜爲美薦賢舉能爲貴倘督撫等秉公察吏實心爲國行一利民之政勝於獻希世之珍也薦一可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也當年

皇考五十萬壽時朕再三懇請慶賀因觸怒不蒙俞允若以朕所強求而不能仰得

皇考之歡心者今朕五十壽躬自舉行於心實有未安至

於設立經壇建立碑亭等事在

皇考當日甚鄙而厭之因見諸臣籲懇之切隨便聽其舉行乃朕所深悉者而其中羣下隱情在

皇考實不能深知朕居子臣之位四十年於臣庶情形皆所親見是以不肯復爲內外諸臣其共體朕心祇遵朕諭殫竭誠意屏絕虛文勉之勉之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奏銷建造忠義節孝祠銀兩奉

上諭各省建立忠義節孝祠宇及賞給老民老婦布絹米石皆係朕之特恩凡地方有司自應實心奉行以彰朝廷曠典昨據安徽巡撫參奏太湖縣知縣冒開

老婦名數至二千餘名之多卽此則各省有司之奉行不能無弊可知矣建立忠義節孝祠宇表揚德行在地方有司獎善慕義之公心卽捐輸已資亦當勇往今朕動用國帑爲之建立而承辦各官尚忍於冒銷錢糧草率從事以致易於傾圮有此情理乎著行文各省督撫詳加察勘有無冒銷果否堅固之處不得容其朦混并令各地方官將所建祠宇造冊入盤查冊內前後交代倘工程不堅未久卽至坍塌者仍著落原辦之人賠補至於永遠照看修葺則係地方官分內之事若能隨時整理所費不過數金多亦不出數十金甚易爲力嗣後責成於地方官則彼必視爲

已事時時留心大於祠廟有益倘准其動用正項錢糧修理則不肖有司必至借端開銷而奸胥猾吏又從中侵漁入已有名無實屋宇必至頽壞負朕彰善闡幽之至意矣太湖縣旨開老婦名數業已敗露被叅各省州縣必有冒濫開銷及胥吏朦混侵蝕等弊著各省督撫一併確查如該地方官將浮冒之處自行首出免其治罪倘仍隱匿不報或經旁人告發或被督撫科道等題叅定行嚴加治罪

